

歌 舞 昇 平



劇 幕 二
著

歌 舞 昇 平

三 幕 劇

施 寄 寒 著

(本 劇 上 演 權 歸 著 者 所 有)

時 代 出 版 社 印 行

人物表

- 鄭毅民 將近五十歲，是刻苦耐勞的土木工程師。
- 鄭妻 比毅民略小幾歲，是一個賢良的主婦。
- 鄭啓放 二十多歲，是毅民的長子，大學生。
- 鄭啓光 二十歲，是毅民的次子，隨習土木工程。
- 徐志清 四十多歲，毅民的朋友，奸滑。
- 刁俊傑 三十歲，啓放的表兄，闊綽，貪污。
- 丁筱麗 啓放的女友，長交際，善媚惑。
- 陶三太太 和刁俊傑交往的女人，風騷。
- 錢二少奶 丈夫當過漢奸的少婦。
- 佟經理 五十歲，大腹賈，福利委託行的經理。
- 閔經理 三十多歲，高大，壟茂汽車行的經理。
- 曾經理 三十多歲，短小，捷登洋行的經理。
- 老茶房 彬彬有禮，善觀氣色，機警圓滑。
- 夢娜 舞女。
- 李妍 同。

歌
舞
昇
平

梅 芬 同。

老 張 工頭。

老 劉 同。

警察隊長

新聞記者

四個警察

工人羣衆

歌舞昇平 三幕劇

施寄寒著

第一幕

時：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個雙十節。

地：上海。

景：靠近火車站的一所舊洋房。鄭毅民的飯廳，客廳以及寫字間三者並用的一間底樓房。房內一邊通走道，出了走道就是臨街的門。另外一間可以通樓上，也可以通內室。通走道的那扇窗，有一個臨街的窗戶，可以看見弄堂外面過路的挑擔販子，也可以看見周圍鄰居晒衣服的零亂竹竿或綜繩，橫七豎八的男女老少的擁擠，隨風飛舞，足可象徵這小弄堂裏人口的旺盛。這間屋裏，有地圖，有中國字畫，也有西洋女人曲線美的像片，也有摩登的上海女郎的玉照。有一張書桌上還放着一架留聲機和一疊的唱片，還有兩個盛着咖啡的玻璃杯。菓子醬的空鐵罐和裝麵包的有招牌的臘紙，都堆在書桌上，卻然是一對情人聚首談心的臨時樂境。

（開幕時，外面遠遠近近傳來爆竹聲，接着也有火車的汽笛聲和車輪碾過軌道的聲音。鄭啓放和他的女朋友丁筱麗並肩擁坐在書桌旁邊，一面喝着咖啡，一面用腳踏着拍子，隨着留聲機片哼出靡靡之音，情意纏綿，形態悠然。）

（鄭啓放是鄭毅民的長子，年二十餘歲。父母的境遇雖不算餘裕，因為他是長子的緣故，所以勉

力支持他攻讀大學，而他却是生性聰敏，喜好浮動。凡是學府所流行的新鮮玩藝，啓放都不肯放鬆機會，隨波逐流，興之所向，絕不顧利弊或良莠，他總是急起直追，不甘後人，是一個盲衝直竄的急性青年。他好修飾，天生的一副小白臉，是接近女人的得力工具。）

（丁筱麗，一個身世飄零的女人，是啓放的女友，好時髦，善交際，喜跳舞。她的裝飾，雖然還沒有脫盡庸俗的形態，可是塗口紅，抹胭脂，染指甲，燙頭髮，那一樣都沒有落後。看起來好似一個富有神祕性的婦女，事實上她是個勾引青年的毒蛇猛獸，誘惑男性，特具專長，以玩弄男性為處世為人的生觀。）

放 一面按着音樂的拍子踏脚，一面聳肩擺臂，兩隻眼睛凝注着丁筱麗那朵唱着靡靡之音的朱唇。自己嘴裏不知不覺地也跟着留聲機片吹出樂曲來，正吹到得意時，猛一下縱起身子站起來。）好，音韻，節奏都好，我最喜歡聽你唱着這一段。（說時還用食指逗着丁筱麗的下巴頸。）

麗 （對鄭啓放睜一個眼也站起來。）是嗎？我也覺得這段好，調子好，詞意更好！（把留聲機停住）。對，詞意更好！（他背誦着「魂斷藍橋」的歌詞。）這一段「為君斷腸，為君斷魂，諒君早知矣。但重如山，命薄如絮，白首更難期。」，真是，又多情，又刺激，多麼叫人心往神馳呀！

麗 你喜歡這個詞，那麼我們倆就，（故作嬌態。）就，常常，常常……。

放 常常在一起，常常唱着這首詞，常常和着音樂，我們跳舞，（順手把筱麗拉近面前，作起舞狀。）筱麗，你贊成嗎？你同意嗎？又將留聲機開轉：奏出「魂斷藍橋」的樂舞曲。）

麗 （退貼地用手搭上啓放的右肩。）來，啓放，我們再練習一次，這是我們最欣賞的歌，當然要練

習一手最熟練的舞。(他們兩個，哼着歌，哼着歌，跳着舞，彼此進退旋轉，意情繚繞，但是跳到一種變換步法的時候，兩個人會心地一笑，停了步伐，重新研究改正。)這一步錯了，我們轉不過身來，再來試試！(回頭把唱片倒回一段重來。)

放 (擁着筱麗，等唱片恰恰唱原段時，即刻按準拍子，開步重舞，口裏遠念着輕重拍子。)來，蓬折折，蓬折折……。

麗 對了，對了，這樣轉身就方便了。

放 而且是最輕鬆，最舒適了，我覺得你的儀態真是飄然欲仙，再沒有適當的字眼來形容你的美妙之處了！

麗 哈哈，你到開我的心來了。(要放開手。)

放 開心是我們倆共同的情趣，筱麗！(他把她擁緊，向她要一個吻，於是兩個人經過一段熱烈的蜜吻，神魂飛揚，不可自止。)

麗 (沉醉地嬌聲) 喂！

放 (沉醉地呼喚) 親愛的！

(忽然窗子外面傳進來一聲送報的報鐘呼喝聲，其聲雄揚有力，把他們兩個怔住了，隨後又是一束報紙從窗外飛拋進來，散在地下。)

放 (拾報，惱怨地。) 煞風景，煞風景！
麗 把窗子關上吧！

放（惟命是從，走近窗口，「砰」地一聲把窗戶關上。）討厭極了，一個小弄堂，住上幾百戶人家，一個個都是黑粗粗的漢子，鐵路工人，想在這弄堂裏多找幾戶像個樣子的人家，真是罕見的事。真是上海這麼大的都會，有的是高樓大廈，爲甚麼你們不搬到一個清靜幽雅的地方去住，一住下十來年就離不開剛來上海時候的老巢。

放 誰知道我父親是打着甚麼主意。我常常給他老人家從過，我說此地靠車站附近，無形已經變成了工人住宅區，來往的人品複雜，不定甚麼時候發生一起賊盜或火警，幾百戶人家亂紛紛地，一時逃避都來不及。我勸他還是搬了家好，他老人家可是多年來始終沒有採納過一次。

龐 俗話說，管山吃山，管水吃水，你父親也許就是因爲在鐵路機關看慣了，所以他覺得這些粗臉漢子的討厭。

放 說來奇怪了，我們不但覺得他們討厭，而且同他們混得滿親熱似的。這是因爲我父親在機關裏管的都是和工人有關係的公事，所以他們接近，他們彼此熟習，甚至有時候這幾百戶人家發生了甚麼不能解決的事情，只要我父親一出面，天大的麻煩都能立刻解決下來。我父親呢？也就是給職務牽掛了多年，當我們勸他搬家的時候，他總是回答我們說，我不能離開這兒，我的職務就不能離開這幾百戶肯犧牲血汗作苦工，又能修補路的好伙伴。我從此以後，當然就不愛多管家裏的事了。不過，人各有志，將來我們也有我們的志願，筱龐，你說你的志願將求打算怎麼樣？我希望我們倆若能夠做一對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是最圓滿的理想嗎？……

龐 你的下文又要來一段纏綿悱惻的好文章了，我不跟你談了。（作要走狀。）

放 筱麗，我們好好地再談一談，你別走！

麗 (嫣然一笑。) 好，我約你到一個更清靜的地方談好不好？

放 你說說，到那兒？

麗 我的家。

麗 你的家，是不是在你家的客廳裏？

放 不，客廳有來往的客人，不好。

放 那麼，你自己單獨的書房？

麗 不，我沒有單獨的書房。我的書房是兼臥房的。

放 那，那(想了一下，索性直接了當地說出來。) 還是你的書房兼臥房好，說定了，親愛的，我們約好一個準確的時間，就在今天下午好不好？

麗 下午，我思想。

放 若是一點鐘你要睡午覺，我就兩點鐘來。

麗 不合適，兩點鐘我表裏要來。

放 那麼三點鐘。

放 三點鐘我表裏要陪我去百貨公司買一雙美國新到的皮鞋。

麗 我也陪你去百貨公司不更好嗎？

麗 你真要陪我去？

放 筱麗，你太不相信我了，我陪你去，我還要替你參加意見，選一雙最摩登，最合於你的腳樣的高貴皮鞋。

麗 那麼三點鐘再說吧。

放 那麼到時候我一定來啊！

麗 瞧你這性急的勁兒，你願意你就來得囉！

（使一點媚工，把啓放就說服了。）

（她穿上初冬季節的大衣，拿起皮包，正要走出去，啓放的母親從室內走出來，喊了她一聲，丁筱麗止住腳步，同啓放的母親打招呼。）

（鄭妻，是教民的賢妻，啓放的母親，四十多歲，性情慈滿，刻苦耐勞，理家勒快。她懂得家庭之間的倫理道德，但是缺乏一副新頭腦，看不清現社會的種種形態。待人接物只是一味地和順，心腸柔軟，有時候也會受兒子的花言巧語給蒙住了智慧，失去做母親的教誨的力量。）

鄭 （招呼了筱麗。）丁小姐，來了好久了，怎麼不多坐一會兒？

麗 坐好久了，也該走了，伯母這一向好！

放 媽，今天我約了小姐來慶祝我們抗戰勝利以後的第一個雙十節，下午我們還要到各熱鬧地方去看上海的慶祝大會呢。

鄭 對了，你爸爸和弟第一早就趕出去領着鐵路工人去開慶祝會了，今天可是好日子。

麗 可不是，抗戰勝利了，我們大家的苦日子也過盡了，以後該是國泰民安，恢復我們抗戰以前的自

由好日子了。

鄭 可望物價往下跌，我們窮公務員的人家也可以早鬆一口氣了！

放 媽，物價準跌，沒有錯，包在我身上，我看最多不出一個月，物價一定劈嘍拍啦往下落，眼見着
你操持家務馬上就要輕鬆多了。

麗 啓放，你還是跟伯母談談家務吧，我們再見了！（已經溜到門口。）伯母，再見了！

鄭 再見！

放 再見！（一邊跟上門口，輕輕向後廳又招呼一聲。）三點鐘，等着我，可別忘了！

麗 （回眸一笑百媚生。）忘不了，你來吧！

（丁後廳下。啓放的母親看見啓放在送女朋友，自己早回了桌子旁邊收拾零亂的東西。）

放 媽，你當心桌上的唱片，讓我自己來收拾吧。（走上前來自己收拾。）

鄭 你們這些年青孩子的新鮮玩藝可多啦，來，抗戰勝利了。也該開一張四大名旦的唱片給媽聽！

放 這些全是跳舞音樂的唱片，聽京戲可沒有。

鄭 現在的年頭改良了，跳舞一時興，聽說還要跳到半夜三更不睡覺，不怕累死人，有甚麼好玩的。

放 這叫做交際舞，會跳交際舞在外面交些朋友好活動活動，那兒都像爸爸那樣一天到晚老幹着吃力的
工程管理，人生多沒有趣味。

鄭 可你爸爸他有自己的志向，他說幹工程管理是靠自己用腦筋，流血汗，動手足，不倚賴別人，這
是多麼有意思的工作，所以抗戰八年中他從不向敵偽的朋友奔走求幫助，光靠自己的本領就度過

了八年的醜聞。

放 可是弟弟年紀這麼輕，爲甚麼爸爸不讓弟弟好好地讀完了高中升大學，偏要叫他跟着爸爸學土木工程，當什麼練習生呢？

鄭 你還說呢，他就是估着前幾年物價穩，讀書費用省，所以爸爸一直就勉強栽培你直到現在還能讀大學。可是輪到你弟弟啓光要升學，爸爸的力量就不能兼顧了，而且你弟弟可比你老實耐苦，他自己也願意學一些土木工程，將來打算辦建設，這正是和爸爸的志向相同，爸爸怎麼能夠不鼓勵他去學。

放 好了，好了，啓光最老實耐苦，我不好，我讀了大學你們難道怕我將來沒有出息？

鄭 啓光我問你，你可聽你媽問你什麼話嗎？

放 問吧，我也不是聾子聽不見。

鄭 我問你這位丁小姐跟你可是甚麼交情？

放 現在男女社交公開，丁小姐和我是朋友，她會跳舞，我也愛跳舞，再說勝利以後連大後方的重慶跳舞場都開禁了，我們在一塊研究跳舞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上海這地方，那個大學裏沒有幾個學生學跳舞。媽，平常得很，您別問，年輕人的事情您不懂得！

鄭 好孩子，媽不懂得也得問問才明白呀，你若是跟丁小姐是木已成舟的話，媽也好替你在爸爸面前提提，索性成全了一樁大事，免得以後鬧笑話。

媽，這您不必了，如果爸爸贊成，以後他不供給我念大學，那您不是養了兒子作廢人嗎？

鄭 可是媽指望你讀書求上進，你總不聽媽的話。

放 那麼以後我常聽你的話，就得了嗎。

鄭 啊，這話可說順了我的意！

放 可是，媽，我現在有個請求，你也得接受我的！

鄭 怎麼，你跟媽要討價還價？

放 我豈敢討價還價，實在今天這大好的雙十節，上海到處都熱鬧得很，我也得去看一看，再說我這雙皮鞋爛了也該換了，勝利之後的國慶日，你給我一雙皮鞋錢和車錢，就算你做母親的送兒子一點勝利禮物，這個不算是討價還價吧。

鄭 甚麼勝利禮物，我沒有錢。

放 媽，你若是疼兒子，你就給我一點用成嗎？

鄭 要知放道媽的錢是爸爸流血汗掙來的嗎。

放 您老說流血汗，流血汗，我讀書還不是一樣要流血汗，難道舊皮鞋破了，您就忍心看我在人家面前現眼嗎？

鄭 你幾時真穿破了再買也不遲。

放 媽，你不知道，今天各大公司都減價，而且還有美國來路的好皮鞋，我跟您說了這麼多話您還不懂，真急死人！

鄭 急甚麼，等我手頭錢多了你再去買。

放 媽，您真是太捨不得這點錢，我給您跪下，（嘻皮笑臉地跪下。）不管怎麼樣我都要您求做個好事，讓我買一雙新皮鞋，以後您防饑養老，我發誓，上有樓板，下有地板，我是您的大兒子，我一定管您老境愉快，福壽安康，絕不撒謊！

鄭 唉，起來起來，懶皮懶臉，老大不知羞！（啓放立起。）這一次拿了，下次若不是急要用錢那我可不給的。

放 那當然，今天就是急要用錢嘛，不急要我怎麼敢跟你要呢。

鄭 （從內衣袋裏取了半天，掏出一疊鈔票給啓放。）可要真的買皮鞋，別再拿去亂用！

放 可不是真的買皮鞋，我可以發誓我不騙你。（數着鈔票。）嚶，這數目還勉強買一雙皮鞋（還剩些來回的電車錢。媽，真是你我的好母親，（逼近其母故意高叫。）好母親，好母親！（伸一伸舌頭，蜷溜一下跑向樓上去。）

鄭 （對着其子的背後。）這孩子，真是無法無天的淘氣種！

（外面有人敲門，她去開門。）

鄭 誰呀？（來人已經進來。）

（徐志清——年近百半的機智小巧的有閒階級份子。他的身世不可考，職業無專守。手上夾着辦公人員常用的皮包。身上穿的是古銅色的袍子和四個口袋的青坎肩，上兩個小口袋是裝着帶金鍊子的懷錶，鑲鍊中間還有一對翠綠的玉墜子。腳上蹬的是光亮亮的黑色中式漆皮鞋，穿的是灰色呢製西裝褲。鼻梁上架一副金框架的茶晶眼鏡，永遠叫人看不透他的真面目。他生平專善於

出入權勢之門，結交新貴。遇到朋友飛黃騰達的時候，他特別知道怎麼樣去恭維人家。遇到朋友家道清寒的時候，他也懂得怎麼樣對人虛表同情。牛成的油嘴滑臉，十足可以代表他的不負責任而專會從中牟利的性格。他在朋友之間，也常以這種特點自詡為高明，自誇為獨具飄逸的清客。因為他善於替朋友假意幫忙，他最會為自己謀利，所以他一生就沒有真正當做過固定的職業。然而他很有優裕的收入，講交際他是無孔不入，可是一個也不是他真正的摯友，人人對他都是近也不敢近，遠也不敢遠；他就存在於近不遠的人情世態中，自成一派優哉遊也的清客生涯。）

徐 啊，鄭太太好，毅民兄在家嗎？

鄭 原來是徐先生，請坐，請坐。毅民今天大清早就出去了。

徐 今天到處開慶祝會，毅民兄也是開會去了吧？

鄭 可不是，一清早他就同二小子啓光一道領着許多工人去開會了。

徐 毅民兄實在太辛苦了，就讓二少爺青年人去照應工人開會得了，何必到了這年紀，不想個退身之路，還要父子兩個人，一齊幹這苦差事，整天跟工人們打交道，豈不是冤枉當個公務員。

鄭 毅民的性情就是這樣謹謹勤勤，他總說過四十多歲的人不守定一門做點事，還能給年青人做好模範嗎。所以這幾年來，人家都忙着往內地跑，他可就一直在上海安貧守業不肯動。

徐 我真佩服毅民兄，聽他能夠熬得過這八年的勞苦生活，到現在還不改途徑，找個清閒一點的差事做做。

鄭 有甚麼法子，學了一行管一行，他怎麼肯丟下鐵路工程的差事呢。

徐 可是，他不爲自己將來的退休養老打算，也該爲妻子多打算打算。這年頭手裏不留些產業，將來口養和教育費用的負担可不輕呀！

鄭 不瞞你說，就是因爲負担重，所以二小子啓光不忍他爸爸太操心，也跟着學工程去。

徐 啓光世兄，爲人可算忠實樸厚；不過年紀這麼輕，不打算升大學，就學這一手替人家修橋鋪路的本事，整天跟工人混在一起，未免要限制他遠大的前程。

鄭 不，啓光對修橋鋪路這樁事，覺得是滿高尙的職業。他爸爸常談年青人不肯下鄉辦建設，走出學堂就是想作官，他可不同意，啓光聽着他爸爸的話有道理，所以也情願這麼做。

徐 我可不客氣地要說了，毅民兄不像我，我雖然從來沒有做過一官半職，可我在官場商場也久經歷，就憑做滿客的本領，若是說用錢的話，稍爲週轉週轉，還不至措手不及。毅民兄以一個窮苦的公務員，兩位公子也不小了，爲家庭負擔沉重的扣子，一旦有甚麼緩急之需，張羅可吃力得很。而且他平常又不肯結交權貴，到了真需要朋友的周濟時候，他也會啣齒爲難，一時可怎麼辦。所以我常勸他，稍爲把腦筋一轉，鐵路機關，有的是生財之道，那麼就是在舊銅爛鐵破機器上打個主意，也可以弄一筆款子到手頭的。今天他不在家，我希望張夫人等毅民兄回來的時候勸勸他，告訴他我上次跟他商量把那些材料弄出來，現在有三個大經理急着要採辦現貨，讓我替他經手一番，還是盼望他想開一點，早晚用幾個工人把材料移動移動，大事就心手了，也不要自己煩勞，將來這批好生意做成了，我徐志清絕不會辜負老朋友。

鄭 哎啊，這事是毅民跟你商量過？

徐 就是因爲商量過他不幹，所以這事就得嫂夫人勸他囉。

鄭 我說呢，毅民講過，他這一輩子不做苟且的事情，這事我也不用勸，他的爲人那麼厚道也是不肯幹的。

徐 那好，這些話就算我自說了！（故意自圓其說。）不幹也好，可是我跟毅民的交情還是仍舊一樣，嫂夫人可以不必爲這事担心，我發誓我總不會害朋友的，不過毅民回來的時候，還是告訴他我來過，也讓他知道我這朋友找過他，幹不幹那就隨他了。

（有人下樓聲音，他們注意。）

鄭 啊，這大概是啓放下樓來了，也好，徐先生可以和他多談談，我到菜市買一點小菜就回來。

徐 啊，打攪你了，你的家務忙就不必客氣了，啓放下來我跟他談一談也好。

（啓放入。）

徐 啊，啓放好，你現在要出去嗎？

放 您好，我不出去，我就是聽見樓下有人說話頂耳熱的，一猜就猜着是您徐叔叔，所以下來看看。

鄭 那麼好，你們多談一會兒吧。（對啓放。）回頭爸爸若回來，就說媽上街買東西去了。（說完下場。）

放 徐叔叔今天一定又有何見教了！

陶 那還用我說嗎，你這麼聰明還有猜不到的嗎。

放 你還是惦着要替爸爸拉生意嗎？你想，材料是公家的，以爸爸那麼胆小謹慎的人，恐怕你是勸不成的。

徐 誰說我勸得呢，就是這緣故，所以我希望你腦筋靈敏的人可以勸勸他。

放 上次你託我勸，我已經勸過了，可是爸爸說這是犯法的事，以後不許我再說。

徐 （自鳴得意地。）哈哈，笑話了，徐叔叔做事早就有安排的，這事祇要我們守機密，還怕不好做嗎？這幾年來作官的在市場上投資辦材料，你說可有那家出了事。啓放，你放心，這事只要胆大心細，我徐叔叔保險有好沒有壞。你若是肯替徐叔叔出力多說兩次，把你爸爸說動了，以後好處還會少你的嗎。

放 （勸搖地。）是啊，我也很想再同爸爸談談試試看，不過以不成就看看你還有甚麼好方法了。

徐 對呀，我們得想一個好方法勸他幹……

放 依我看，我爸爸要是太小的話，這事還是從側面進行更好些。

徐 （拍他肩膀。）好賢姪，聽你提醒我這話，我們從側面進行也好。

放 這事我到想過了好幾次，但是幾次我都不敢去下手。

徐 那爲什麼，有你徐叔叔跟你壯胆撐腰，還有甚麼難下手。

放 不瞞徐叔叔說，我現在正想活動活動其他管材料的人，騙他說我爸爸不好自己出面，所以要我和他們商量把材料弄出來想一點生財之道。

徐 妙，妙，這主意你想得好極了，你可以馬上就進行。

不過，要求事情辦得順利固然要快，我恐怕……我們指揮的人自己也想先得些好處才肯幹，所以在這方面，若是我們肯化幾個錢，我想總會有辦法的，徐叔叔這意思你可都明白吧？

徐（故作大方地。）啊，要錢是應該的，應該的，啓於你放心，徐叔叔先墊個百八十萬元不第一會事，你看要多少？

放 我看先用個五十萬元也就差不多了。

徐 今天要嗎？

放 若是今天跟人家拿言語的話，當然今天要了。

徐（狡滑地。）這樣子，今天你把言語拿出去，你就說要開銷五十萬元酬勞費絕不虛問題，我今天暫且等你個回信，明天一定有錢。

放 這話你可要以信用担保囉？

徐 啓放，你真不相信我，（故意再慎重地。）你真不相信我，我今天沒有帶錢來，可是明天一定來聽你回信，順便就把錢帶來的。（故將所帶的皮包放在啓放面前，做要打開而實際並未打開的樣子。）你不信我可以打開皮包你看看，（詭譎地。）你看吧，你看吧……

放（反覺不好意思地。）那不用了，那不用了，你既然一言爲定，何必首呢。

徐（機警地收回皮包。）對了，只要你相信我就對了。錢，我是化得起的，你別怕。

（外門口有人叩門聲，他們注視着外門。）

放 誰呀？

聲 請問這兒是姓鄭的嗎？

放 對呀，你是找那位的？

（門推開，一個三十來歲的西裝客進來。）

（刁俊傑，是鄭家的外甥，啓放的表兄。身穿筆挺而時髦的西裝，手搭一件晴雨衣和幾件禮物，態度高昂；舉止豪練，是抗戰時期在後方受特殊環境的優容而養成的少壯的新貴人物。他起碼是一個「草字頭」以上的官員，所以看樣子，頗具一種新貴的官架子。又因為抗戰八年，他鴻運亨通；官高財也旺，另外還兼些投機的生意，所以一望而知他又是一個暴發戶之流，身兼官僚和市儉型之混合形態，是後方都市所特有的新型人物。）

（刁俊傑一腳剛踏進來，他和啓放都瞪着眼睛對望一會，彼此才發現對方的關係。徐志清一望刁俊傑的豪華外表，也以一種詫異而勢利的目光注視着這位新來者。）

刁（親熱地奔向啓放。）啊，啓放，多年不見了，多年不見了！

啓（也親熱地迎上前去。）表哥，你幾時到上海的，真是多年不見了，仗打了八年，我們離別到現在也八年了。

刁你好，還有舅舅。舅媽，和啓光表弟好？

放好，好，爸爸和弟弟辦公去了。媽出去買東西一會兒就回來。

刁真是難得，想不到我們這八年來都沒有死在砲火之下，真是太幸運了！

放（看着徐志清。）讓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表哥刁俊傑，這位是爸爸的老友徐志清先生。

徐啊啊，久仰，久仰！

刁客氣，客氣，徐先生請坐！

徐 請坐，大家坐！（他們坐下。）請問刁先生這向從那兒來的？

刁 從重慶來。

徐 重慶？（以羨慕的姿態應對。）重慶可是好地方，是天府之國，又是陪都聖地。

刁 是的，抗戰這幾年來，重慶的確是策劃抗戰建國的大本營，對國家民族的供獻實在偉大極了。

徐 啓放，今天我真是太榮幸了，既能夠和你這位表哥攀談，又能夠會到一位重慶客，真是三生有幸了！

放 是的，若不是日本「投降」了，我們永遠沒有這機會。

刁 現在總算是抗戰「勝利」了，以後我們再也不會一分別就八年。

徐 可不是，眼下大家「和平」下來，以後都有好日子過了。

刁 啊，「和平」？這話我到是第一次才聽說的，到底是誰跟誰和平？我很想領教領教！

徐 （略現窘狀。）嘿嘿……

放 （機警地。）我來解釋，這是日本人宣傳的術語，他們打敗了，恐怕淪陷區的人心恐慌，不許說投降，只許說和平，所以現在的收復區人民都把投降叫和平，你以後住久了也會聽得慣，這到不是徐先生一個人的錯誤。

徐 （乘機找個下台。）多虧你這麼一解釋，我才可告無愧了，還是請刁先生包涵！包涵！不過，我說句實話，現在聽說到處有人兵兵在廝殺，他們也是口口聲聲喊和平，難怪日本人也把投降當和平了。

刁 (無可奈何地。) 喂喂……

放 (對刁。) 到底甚麼叫做假和平，甚麼叫做假和平，反正一時也是纏不清。現在勝利了，你這次怎麼回來這麼快，我們事先都沒有知道，現在你該說說這幾年來你們在重慶的客況，和這次來上海的目的了！

刁 這幾年啦，我們可算不幸中之幸了。我自從民國三十年出來做事以後，幸虧上面很信任我，我自己再表現一點成績，也都稱贊我是有為的青年，所以從升我做一個專員，這次又派我到上海來辦接收，同時我也可以趁這機會來看看舅舅、舅媽和你們。

放 那好極了，抗戰八年，你在後方馮運亨通，又受着特殊環境的培養，居然是現代青年當中的和貴人物了，你能不忘我們親戚的關係，我對你感激萬分！

刁 好說，好說，你現在會說俏皮話了，可是我們都長大了，開開玩笑到無傷大雅。

徐 其實你們二位從小一塊兒長大，好像總角之交的好朋友，既可以無話不談，開開玩笑到是更親熱了。(他自己掏出一盒烟吸着，忽然靈機一動，把烟盒送到刁俊傑面前。) 請，請用枝煙！

刁 (也很靈敏地從身上掏出一個帶彈簧打火機的煙盒。) 請抽這個，請，請！

徐 (端詳一翻後。) 你請，你請，我回頭再抽！(似乎看出了對方的身價，自己不好意思抽，却叫啓放抽。) 啓放啦，你可以抽抽令表兄這烟是從美國空運到上海的Camel牌香煙。

放 (接過一枝，刁替他用打火機點上。) 這，煙盒也是美國貨嗎？

刁 現在因為美國貨來得方便，所以我常用牠們，還有那晴雨衣和我身上的衣料都是最上品的美國

貨，沒有法子，近年國內的工業落後，只好勉強用來路貨。

可 徐回謂「無美不備」了，哈哈……

放 我還要繼續問你，你這次辦接收可是好差事吧？

徐 啓放你太天真了，不是我恭維的話，能夠來接收的都是第一等紅人，這年頭除了辦經濟，辦複雜的差事以外，接收可算高人一等的差事了。

刁 客氣，客氣！

放 大家都不要客氣，表哥這次來接收，大概會長住在上海了？

刁 若是辦得順利的話，我就必回重慶，可以長住在上海了。

徐 上海這地方的情形最複雜，辦事一定要熟習才順利。

放 以表哥的長才來論，手下一定少不了幹才囉。

刁 現在值得考慮的就是這個問題了，因為這次我坐飛機來，只帶了兩個助手，所以做事還感不便當

放 那你接收的是那一個機關和那一種業務？

刁 是個交通運輸有關的這一類業務。

徐 那真巧極了，啓放，這種業務可算你們府上熟門熟路的事情，你到是可以給令表兄做個親信的助手。

刁 嗯，我正要提起這句話，（又慎重地問啓放一句。）這位徐先生不是外人吧？
放 不是外人，不是外人。

徐 我和令舅父有多年的交誼了，只要刁先生不見外的話，我怎麼敢見外。

刁 (對啓放。)我實在告訴你的一句話，我這次辦接收，可要舅父和你多多幫忙囉？

放 (受寵若驚的。)甚麼？我，連我也值得替你幫忙？

徐 啓放，你聽刁專員說吧，刁專員有意請你幫忙，他總是有好機會提拔你的。

刁 不敢說提拔，我的意思很想請你做我的私人秘書，同時再希望舅父在外面替我找一些人情關係，

我們合作起來，一定會把事情辦得更順利一些。

放 不過，我向來是不會辦官樣文章的，我雖然感激你的好意，就怕自己還不能勝任。

徐 哎，你還怕甚麼，若是令表兄會請你做私人秘書，再有爹夫人在旁邊協助，你不是既勝任又愉快

嗎：爲什麼還同令表兄客套呢？

刁 對了，你不要來客套，乾脆一句話，我這次從重慶來，頭一個不找別人先找你，你想我對你是多

什麼重，你這樣客套未免太違背人情了！

放 表哥，我實不相瞞，你要我幫忙到好辦，可是我顧慮到爸爸做事常常考慮得太多，他老人家若說

句不同意我又找誰來幫忙。

刁 那麼好在現在先決的問題只要你先答應了肯給我幫忙，然後舅父方面以後再說了。

徐 對了，對了，啓放，這你就可以答應了。

放 好，就算我答應了吧，不過等一會兒媽回來，最好表哥再同媽那兒說一個人情，好把爸爸說動了

更好。

刁 是的，我帶了一些不成樣子的小禮物，正想孝敬孝敬他們兩位老天再來商人，明量請舅舅幫忙的事情。

徐 刁專員可算少年老成，想得週到。

刁 啊，我到疏忽了，（先遞自己的一名片給徐志清。）還沒有請。這位徐先生現在在那兒得意；徐（接過片子一看，以羨慕目光看着刁俊傑，然後吶吶半嚮。）我，唉，唉，實不相瞞，我可多年不做事了，不過憑着人緣還一錯，在各場面上能夠交幾個朋友，常替朋友們到處幫幫忙，雖然負不起甚麼責任，可是從旁也常常爲國出力。

刁 好，好，無官一身輕，又能在場面上跑得開，真是一生的清福。

徐 這樣誇獎，真叫鄙人慚愧了，今天同刁專員能夠一見如故，也算三生有幸，比我這一生的清福更難得了。

（這時啓放的母親剛從外面提一個菜籃子進來，刁俊傑一見就奔向前去，鄭母也喜形於色，向俊傑端詳一番。）

刁 啊，舅媽，您回來了，這幾年您好？

鄭 好，你們一家，都好，你幾時來的？

刁 昨天到上海的，今天剛來一會兒，特爲看舅父和舅媽！

鄭 幾年不見，你的個子長大了，人也吃得頂紅潤了！

徐 你這位甥少爺現在升官走鴻運了，剛談了半天，聽說他還是接收大員呢。

鄭 我們幾年來都沒有接到你們的信，現在可見面了，實在真難得。

刁 舅父怎麼還沒有回來，我很想看看他老人家。

鄭 唉，你舅父這一向可辛苦了，一天到晚忙著工程的事情，還要和工人打交道；我們可算整整受了八年的苦了。

刁 這實在太勞悴了，現在抗戰可勝利了，你兩位老人可該休養休養，讓表弟們去幫做事了。

鄭 還好我們這幾年吃苦吃慣了，所以勝利了以後你舅父當說以後建設工作更重要，好在現在受不了日本鬼子的壓迫，爲建國再吃幾年苦，精神可痛快得多了。

放 媽，表哥真太關心爸爸的工作，所以他說他希望我能出來做些事情，叫爸爸從旁協助協助，好讓爸爸早點鬆口氣。

徐 這話對呀，毅民兄這會兒也該歇歇享享福了，再說工程上的事情還有二賢姪啓光在接替，您二位應當鬆口氣了。

刁 舅媽，我這兒帶來了一些不像樣的東西，這是四川的錦緞被面，成都的細工竹對聯，貴州的白木目道地的貢品蟲草，這些禮品是我特爲帶來孝敬您兩位老人家的。

鄭 哎呀，你爲什麼還花錢買這麼多東西，這不是太客氣了嗎？（他接過禮物仍放在桌上。）恐怕我不在家，你們連茶都沒有喝吧，好了，你今天就請這裏吃頓飯，我給你燒兩道好菜給你吃。

刁 不用了，我回頭還要看朋友接頭點公事，明天我再來吃飯，並且還要跟舅父多談談，順便好請教我接收的事情應當怎麼下手。

徐 刁專員今晚若有工夫的話，我正好請了一個宴會，我想請刁專員也來賞光賞光！

刁 不敢當，不敢當！

徐 (敏捷地從皮包裏拿出一張請帖。)刁專員千萬別推却，恕我不恭，我這兒雖然沒有毛筆，可是請帖商帶在身邊，我就用鋼筆寫上，還是當面奉送，免得遞送磨折了。(他即刻以鋼筆寫好，雙手捧上。)請賞臉賞臉！

放 好了，徐叔叔也不是外人，表哥有空的話就不要推却了！

徐 設實在話，我們一見如故，諸事都別客氣。今晚上我還約了福利委託行的總經理，擴茂汽車行的副經理，還有捷登洋行的總經理，都是幾位上海跑的開談得來的好朋友。若是有你們參加一定更可以盡歡一場。啓放今晚的陪客，你是算一個，我就不另送請帖了！

放 那我一定奉陪了！

鄭 那麼俊傑在這兒吃一點點心再走也好呀！

刁 實在不客氣了，我等了好久，就爲着先見你一面還要分頭拜朋友去，我明天一定來，再同您老人家談談家常事。(他一面說着，已經拿了晴雨衣向門口去了。)

鄭 (一面留客，一面提着茶籠向內地。)(俊傑，你別忙，點心煮得快，你再坐一會兒我就來。)

徐 (她已經向內走，俊傑也已經向門外走，徐志清和啓放隨後隨後而行。)

放 那麼今天晚上再見了！

刁 (在門口聲。)(今晚再見！)

（他仍在門口又遇到另外進來一個人，於是他停在門外和另外要進來的一個人招呼。）

刁 啊？你不是二表弟啓光嗎？

刁 對呀，我從重慶坐飛機來看你們的。

光 那麼爲甚麼就要走呢？

放 （對徐。）好了，他們在門口談上了。

徐 那麼我們在這兒談談吧。

刁 我已經坐好久了，我已經見過了啓放也見過了舅媽，我現在忙得很，明天來看舅父和你吧。

光 你就走啦，明天請來坐吧！

刁 好，好，明天再來。

光 明天見！

徐 啓放呀，這下就看你聰明不聰明了，你表哥找你幫忙接收，弄得好，就是升官發財的好機會。機會固然好，不過我担心我的經驗很 夠。

放 甚麼叫做經驗，所謂經驗，就是從「混」字當中找「苗頭」就是了。

徐 瞎，但是我好像初次臨陣的戰士一樣，心裏有點慌，我哥還是不就的好，

放 你怎麼老實起來，慌甚麼，你甚麼地方混不好，徐叔叔會替你打代，你放心好了。

（鄭啓光入。他年約二十歲，體魄粗壯，爲人沉毅果敢，是一個勞動的青年。身穿工裝，足

願球社，樸實無華。他和啓祿雖是手足。但是性情完全不同，爲人無依賴性，善於適應堅苦的環境，頗富組織的能力。對人處事，似斬釘截鐵，絕不苟且，說話之剛直口快，雖然不善應付，但是他自律甚嚴，頗能以身作則，常爲鐵路工人所愛戴。）

原來家裏還有客，徐叔叔好！

徐 好，你回來了。

尤 我不打擾你們吧。

徐 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放 表哥剛來過，你在門口看見了嗎？

尤 看見了，他來去匆匆的，比從前變了。

放 人家現在做專員了，可比咱們有希望得多了。

光 你說他那一點比咱們有希望？

放 當然是說他的專業前途了。

光 專業前途是靠人幹出來的，肯幹的永遠有希望，不肯幹的永遠沒有希望。而且每人有不同的志向，每人有不同的前途，大家只有爲社會出力，還有甚麼個人的榮辱。

徐 （故作誇揚之詞。）好，你的見地真不錯，青年人都像你們父子一樣會安貧守業，國家一定會進步。

光 嗯，不安貧守業又怎麼樣，難道社會上專養一羣寄生蟲，到處無孔不入，白嗚清高會進步嗎？

徐 (帶有愠色。) 啓光，你這話有點不禮貌，你要曉得我同你爸爸是多年的交誼。

放 弟弟還是進去幫媽媽提兩擔水吧。(以禮物交他。) 這是表哥剛才送來的四川錦緞，細竹對聯，白木耳，蟲草，你帶給媽媽收起來吧。

光 媽若要，媽自己會來拿。甚麼白木耳，蟲草啦，咱們中國的民族就是會享受這一些滋補，所以吃了連腰腿也舉不起，大腿也抬不動，(嗤之以鼻。) 哼哼，這東西我不拿，你們有話你們談，我不會偷聽人家談私話。(說完就走開，徑向內去。)

徐 他不聽最好，這事還是咱們商量妥貼了，然後不由得你爸爸不同意。

放 (遠處火車的汽笛聲傳入，接着又是車輪滾軌道的軋軋聲在響。)

徐 叔叔有高見，我們不妨計議一番吧。我想這班車開過之後，爸爸快回來了。

放 依我看，你明天先去了你表哥委的事，將來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一定會替你們從供意見。(依老賣老地。) 啓放，你可要相信我啦，我是識途老馬，三百六十行，行行我都不含糊。比方你們若採取到甚麼房產器材啦，就在這些東西上頭找出路，也是極容易的事。

放 那照你的辦法還是和剛才要我勸爸爸找出路的方法一樣呢？

徐 一點也不錯，好比你手下現有的器材太多了，就要設法往外面疏散疏散。

放 疏散

徐 這叫避人耳目啦。我告訴你，(附啓放耳邊作私語。) 這你該明白了吧。(啓放點着頭。) 這年頭，錢，錢是最要緊，貨能變錢，錢又變貨，只要你使得開手，貨又變貨，錢又生錢，你這個人

的地位，不久就如日之高升，那時候你才能體味到人生的樂趣了。

放（猶豫地。）不過，法律恐怕不許可吧？

徐你未免太胆怯了，我們可以用遊資的姿態出現，或隱或現；人家捉摸不定，誰敢說咱們犯了法。

放（若有所悟。）啊，這我明白了！

徐那麼你不猶豫？

放我不猶豫。

徐那麼今天晚上趁着你表哥，修經理，閔經理，會經理都在座，我替你們介紹介紹，你以後交遊廣了，法門就靈通了。

放我似乎還要同爸爸商量一下。

徐唔，你這是多此一舉，明瞭你爸爸胆小如鼠的人，你爲甚麼硬要找釘子碰，等將來你自己有了成就，那時他還會反對嗎？

放我想我的行頭太整闊了，如果同他商量得好，跟他拿點錢先置兩套贖行頭，初出茅廬才不會被人輕視。

徐啓放，你又在這些小的地方打主意，你一定用錢嗎？我有，我先借給你。（立即打開皮包拿出幾扎鈔票交他。）你就拿五十萬元去用，以後再還我不要緊。

放（詫異地接過錢。）甚麼，你不說今天沒有帶錢嗎？

徐帶是帶來了，現在你既然有正當用場，徐叔叔有錢你先拿去用吧。

放 謝謝您了！

徐 (已經取出一張印現成的收條交啓放。) 不過請你填一張收條給我，我的錢也是從別處轉手出利息拿來的，將來你只要照上面所寫的利息還就是了。

放 (念着收據。) 今借到徐志清名下國幣五十萬元，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起，言明月付利息大三分，恐口無憑，立此爲證……

徐 下面填你的名字再蓋個章子就興了。

放 (怔了一下，無可奈何地簽了名字，) 可我身上沒有圖章。

徐 (從皮包中把自己圖章盒拿出來。) 你在這兒摺一點印泥，捺個手印也一樣。

放 (又無可奈何地捺了手印。) 徐叔叔，你這種辦事仔細的才幹，實在太可佩了。

徐 沒有法子，這是手續問題，你學學也好，以後輪到你自己做事的時候就不會上人家的當了。

放 那要我們的手續可是完畢了。

徐 完畢了，完畢了，我也不耽擱了，今晚你一準來就是了 (說完向門外去。)

放 好，今晚再見！

徐 今晚再見！

(啓放也向樓上去，碰見啓光出來。)

光 客人走了嗎？

放 走了。(下。)

（火車汽笛，從更遠的地方傳來嗚嗚聲。）

（鄭毅民從外面進來。他是啓放，啓光的父親，年約五十歲，儀表謙和，爲人拘謹，能吃苦耐勞，終日經營鐵路工程，不辭勞悴，尤能挺身當先，修橋鋪路，不遺餘力。畢生在鐵路上流過不盡的血汗，深明交通是國家的命脈，所以親手拓展，特加愛護，因此被派爲鐵路員工的地下工作者，雖然抗戰勝利，而恢復交通，百政待舉，更加重了他的責任，他絕對不辭勞怨，加意經營，爲手下所崇敬。）

毅 （進門來先把門緊緊關上，然後看看四週，才向啓光問話。）家裏沒有外人嗎？

光 沒有，爸爸

毅 （指着通內室的門。）把那個門也關上。（啓光走去關門。）

毅 （謹慎地向啓光細聲指點。）這幾天的消息很不好，你曉得嗎？

光 （注意地。）啊？

毅 想不到抗戰才勝利，有許多收復區受了威脅，有人要乘機破壞交通。

光 有線索嗎？找到了？

毅 這就是我們目前要努力的工作了。

光 我想先召集一部忠實的民工同志，我們來研究一個方法吧。

毅 慢一點，你首先要側面地和工頭們聯絡聯絡，時常告訴他們，我們親手爲國家暢交通，爲人民謀便利所造成的鐵路和橋樑，我們都應當盡力地保護，並且要注意旅客的安全，等我最近把計劃佈置

好了，再召集大家公開談話，勉勵大家。

光 爸爸，我能夠替你做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多派我一點事。

毅 不，我們不要輕舉妄動，要聽我有步驟的指揮。

光 好，我絕對服從你的指揮，只要是爲着老百姓真正有利益的事情，我絕對不辭艱難，要替我們破碎的江山出力。

毅 (發現桌上的禮物。) 哦：這些東西那兒來的，家裏不是有人來過的嗎？

光 剛才是刁俊傑表哥從重慶坐飛機來，到過我們家的。

毅 他？

光 他是奉命來接收敵偽物資的。

毅 你們談過很久？

光 不，我剛回來他就走了，他說已經和媽跟大哥談過好久了。

毅 他問起我嗎？

光 不曉得，不過他留了這些禮物說是孝敬你。

毅 (看看禮物上面的包紙。) 我要這些東西做甚麼，我快五十歲的人了，從來沒有吃過補，也從來沒有做工作做累過。(換一種口氣。) 嗯，這也是一般的世俗人情，無謂化錢送了這許多廢物，

看他所買的這些奢侈東西，我想他的生活這幾年變得很浮華了。

光 當然，抗戰這幾年在大後方沒有吃苦，到了勝利，能夠捷足先登，到上海來辦接收，這是天之驕

子，可算是第一流的新貴人材了。外面傳來賣馄饨的木梆聲。）

毅 啓光，你看現在是應該我們享享豪華的時候嗎？

光 我看，談接收，我們缺乏許多專門的技術人材，談生活我們缺乏社會安定的力量，談建設我們缺乏暢達的交通，只有再繼續吃苦，先恢復了國家的元氣，然後再努力增加生產，然後才可談享受。對了，我們能增加生產，才有資格談享受，而且享受必須大衆化，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所以我們應當防患一切破壞的行為，也應當反對苟且貪生的企圖。你覺得我的話是不是一種孤立的論調。

光 不，我認爲你的話不是孤立的，是獨立的，以獨立的人格看事態，他所發出的論調是公平的。

（這時外面響起一陣人羣嘈雜聲。）

毅 （警覺地。）聽聽，外面的人聲很嘈雜，一定有甚麼事故。

（人們的叫鬧和喊打聲更大，木梆聲漸息。）

光 出去看看！

（已經有一部份人擁到門口，是張工頭和劉工頭跟羣衆說話。）

衆 （在外聲。）我們要把他綁起來！

非揍死他不可！

張 （在外聲。）弟兄們，不要性急，我們先問問他的來由。

劉 （在外聲。）這事還是報告鄭工程師，請他老人家來公斷吧。

衆 好好，我們把他看住，張工頭，劉工頭去報告鄭工程師。

光 張工頭，劉工頭請進來說吧！

（張工頭和劉工頭自外入。鄭妻自內出。）

鄭 甚麼事。甚麼事？

毅 我們聽他兩位的報告。

張 我們把一個賣餛飩的抓住啦！

毅 爲甚麼事情？

劉 因爲弟兄們發現他時常在弟兄們跟他賣餛飩的時候，他對弟兄們特別套交情，今天他請了曹老五吃餛飩。

毅 曹老五吃了？

張 正在曹老五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他就跟曹老五談天也談得津津有味。

劉 曹老五心想他一定有用意，所以故意和他親熱一陣，想套出他的來意。

放 結果呢？

劉 結果套出來了，原來他是有人指使他每天到我們弟兄們住的地方來買通弟兄，去破壞鐵路。

毅 啊，有人要破壞鐵路！

張 是的，賣餛飩的跟曹老五說，你若是願意去拔路釘他就給曹老五一筆酬勞費，若是能聯合幾個人攔鐵軌，只要事情做得成功，不但曹老五有重賞，連同伙攔鐵軌的弟兄都有賞。若是能破壞橋樑

的話，那大家更有重賞。

鄭 啊，所以你們就把他抓住了？

劉 弟兄們不但抓住他，而且當下要打死他！

毅 不必，不必，請你勸告弟兄們，我們有道理講，應當把他送給警察，然後交法院去審問。

張 可是弟兄們說鐵路橋樑是我們替老百姓流血汗造成的，我們非打死他不成！

放 這也難怪你們心不平，我們抗戰才勝利，八年來流亡在各地的老百姓要回家耕地種田，並且探望他們的骨肉至親，想不到有人要破壞鐵路，叫人家回不得，這在弟兄們心裏當然是不平的。你們想，咱們鐵路的員工，誰無父母兒女，骨肉親屬，抗戰勝利了還要受流浪的痛苦，而且痛苦比戰時還重，所以弟兄們的憤慨是他們的正義的表現！

衆 進去，進去，我們把他帶到工程師家裏去評理去！

對，把他帶進去！

走，走，

毅 （毅然奔出。）等我來勸大家平靜一下。（毅民出去，張工頭劉工頭，鄭啓光和他母親一齊隨下。）
毅 （在外。）各位弟兄，請聽我幾句話，各位今天發現有人要破壞鐵路和橋樑，各位都知道愛護國家的建設，所以會憤慨不平，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不過現在我們雖然把日本鬼子打敗，可是我們國內還有很大的憂患，如果大家能心平氣和地真正爲老百姓想想，我們爲國家做事，爲人民謀福利，都應當用真正和平的方法來拯救國家民族的不幸，假使你打我，我打他，只有大家流血和

犧牲，還不能大家團結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那癩中國要等到那一天才能和平呢，老百姓那一天才能回家種田呢，交通不恢復，那一天才能開始國家的新建設呢？所以我勸告各位弟兄，我們要有相忍爲國的精神，我們要用和平的方法，來感化破壞建設阻止國家進步的人。我們更要知道守法是最好的道德，各位今天所抓到的人，可以交給警察和法院去判斷，希望大家不要打，我們靜候法律的裁判，各位以爲對不對？

衆 工程師勸我們的道理我贊成！

贊成，贊成！

我們把他交警察去！

去，去，去，

（大家的憤懣之聲漸沉，許多移動脚步的聲音漸遠。）

（鄭妻一個人從門外回來，神色憂鬱地向內走，啓放已換了一身漂亮西裝，匆匆從內門出。）

鄭 你，你要去那兒？

放 我約好了朋友，我要去看朋友。

（鄭妻下。）

（丁筱廳忽然從外門進來。）

放 麗，怎麼，外面亂得很，你甚麼時候來的？

麗 我剛來，他們一羣人已經從北邊的弄堂出去了，我從東邊的弄堂進來的。你準備出去？

放 我正要去做西裝，預備下午找你去。

麗 現在我又來了，你可以不要去了。

放 怎麼，你不歡迎我到你家裏去？

麗 不對。

放 那麼你爲甚麼又來？

麗 因爲我另外有了一個新約會。

放 甚麼新約會？你……

麗 我，（慢吞吞地。）我來約你一道兒去參加！

放 約我一道兒去？

麗 是的，下午三點鐘，我的表姐約我去參加她們的茶舞會，所以我來約你一同去。

放 那好極了，參加完了，我也約你一同參加今晚上歡迎我表哥的譚會！

麗 你表哥來了？

放 是的，今晚徐叔叔和表哥洗塵，要我陪客，我說我還要代約一位女朋友一同去，他說歡迎得很，

剛好我也正想去約你，你却先來了。

麗 好呀，這太巧了！

放 我告訴你，我表哥也是愛跳舞的，我們晚飯以後再到一家第一流的舞場跳舞去，而且我回頭還要告訴你，我們的前途將有驚人的新發展！

麗 驚人的新發展？你趕快告訴我！

放 不，回頭我一定告訴你，現在暫不宣布！

麗 嗯，你騙我！

放 我不騙你，我相信我們將有一個新機會，發展我們共同的新事業，計劃我們共同的美生活，走，

走，我們跳舞去，跳舞去！

（他拉着她，她迷惑地隨着走出去。）

麗 真的？

放 真的！（他又以手輕輕地逗弄她的下顎。）我們今晚要在美廬的夜上海，過一次甜蜜的夜生活！

（她嬌媚地「哼」出一聲，被啓光挾而俱去。適其母自內出，止步向着他們的背後。）

鄭 （看着他們出去了，不禁長聲一嘆。）唉，到處亂紛紛地，年青男女們有心去跳舞！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時 抗戰勝利，日本簽降後約半年。
地 同前。

景 在上海某大旅館的三層樓，一間刁俊傑長月賃住的房間，除了正間作起居室兼會客室外，另外還有一間是浴室兼抽水馬桶間，一間是內寢室，室內的陳設，全是上等的傢具，洋化的裝飾，一望而知是豪富的旅客避頭之所。另外還有一個通走道的洋門和一個花格子的精緻大窗戶。撩開窗紗時，便看得見對面大樓的跳舞廳。

（開幕時，徐志清和刁俊傑在一張長沙發上談得興高彩烈，正是起勁，內寢室裏不斷地傳出若干人在打「索盤」——即撲克牌戲之一種。）之狂賭呼喝聲，和無線電收音機發出的靡靡之音的歌曲。

徐 哈哈，這半年來，我姓徐的可算爲人謀不謂不忠矣！

刁 難得，難得，所謂識途老馬，實在言不虛傳，在上海這地方，我們總算有門路了，徐先生這個功勞，令人感佩至極！

徐 就說我替你介紹的這幾位總經理，閔經理，曾經理，都是當地最有信用，最講義氣的朋友了。（

作個鬼臉。)怎麼樣，你接收的大冊器材，現在總算有出路了吧。

刁 咱們有福大家享，這話可以心照不宣了！

徐 可是，俊傑呀，唯獨另外一件事，你未見得肯同我們有福大家享吧？！

刁 這話怎麼說？

徐 我問你，(指着內寢室，放低了嗓子說。)裏邊那位情意綿綿的陶三太太算是那家名門的出產？

刁 既然有陶三太太，當然就有陶老三啦，陶三爺或是陶三老爺之類的人物了，歸結一句話，她總

不外是姓陶的那個人的第三個太太，這話你明白吧。

徐 那麼人家的第三個太太，跟你怎麼會打得火熱起來？

刁 這個，不瞞你說，他的丈夫是漢口，有一次在辦接收的機會上遇到了她，過後我們認識起來，過

往了幾回，這是很自然的事呀。

徐 很自然，很自然，於是乎她就成了閣下的接收夫人了。所以我說，惟獨這件事，恐怕閣下不肯

有福大家享吧！哈哈……

刁 (不得已地，也陪著笑笑兩聲。)

(內寢裏又是一陣啞徒的呼喝聲。)

刁 聽，大家睜得正高興呢，你不到裏邊「察」幾下吧。

徐 好吧，讓你們在這兒細訴情話，我老徐只有識相而退。(一面進去，一面又回頭來。)那麼我順便把你的陶三太太請出來了。

刁 嗯，也好，也好。

（徐志清進了寢室，故意高聲傳語「陶三太太，陶三太太，外面刁專員等候玉駕，鄙人特來奉請」。）

刁 （俊傑才噓了一口香煙，陶三太太果然嫵媚而來。）

刁 （陶三太太，年近三十，徐娘風姿，韻態消魂。）

刁 怎麼樣，贏了多少？

刁 陶 （紅嘴唇掀起，故作愠狀。）誰贏了，又輸了五百萬！

刁 不要緊，回頭我替你撈一手，全把他翻回來。

刁 陶 還翻呢，越翻越深，還不是白搭！

刁 嘿，賭錢就怕翻才會贏，（從身上掏出支票簿子。）哪哪，再開一張一千萬的支票存在你手上，我們回頭還去翻。（拉她靠近身邊，把支票裝進她的玻璃皮包裏去，腳手在她的臉上輕輕地一擰。）

刁 陶 （狐媚地。）噯啊，人家疼麼！

刁 （牽她到沙發上坐。）來，來，錢二少奶跟我表弟的事，你再幫幫忙吧，我表弟跟催命鬼一樣一天到晚催着我。

刁 陶 那容易，我已經跟錢二少奶說過了。她答應嗎？

陶：她有甚麼不聽我的話，不過聽說你表弟已經有了丁筱麗丁小姐，若是丁小姐一股勁地死釘着鄭少爺，那以後不是大家都不好嗎？

刁：噢，你說那個丁小姐啦，她早已和啓放破裂了，感情破裂了。

陶：那麼鄭少爺先丟了丁小姐。

刁：不，他們是情不相投，誰也沒丟了誰，可是誰也不能合得來。

陶：那麼，只要你担保，鄭少爺不負錢二少奶，我就願意做個介紹人。

刁：你放心好了，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陶：好了，好了，我催她出來當面說一說好了。

刁：這樣也好，我們把錢二少奶說順了，再叫我表弟出來撮合撮合，也是滿妥當的事。

陶：（跑到通浴室的門口敲着門。）嘿，錢妹妹，該洗完了吧，有要緊的事等着你啦，趕緊穿衣服出來吧！

錢：（在浴室內答應。）哎啊，人家剛擦身子，洗澡還許催麼！

陶：催你有好事，回頭跟你一說他就不惱我了。

錢：（在室內）嗯，瞎說，這兒只有你跟刁專員的好事了，那兒豈得到我呀！

陶：瞧你這小嘴到會說，你不出來我可叫茶房來砸門了。

錢：（在室內）好姐姐，別生氣了，（浴室門一開，她露出了頭）我這不是出來了嗎？

陶：（猛一下把錢二少奶順手拉了出來）來吧，來吧，我們好好談談！

（錢二少奶，二十歲左右，小鵝蛋臉，豐潤的體質，儀態楚楚，好似出水的芙蓉。她浴罷無力，方將衣服的上扣扣好，衩子還沒有扣完，裸露着半邊的大腿，更爲增妍。她被陶三太太一手拉出來，幾乎站立不住，一見刁俊傑也在這兒，即故作鎮定，徐步而出。）

刁 哎喲，錢二少奶，你這好像「春寒賜浴華清池，侍兒扶起嬌無力」呀！

錢 （埋怨着陶三太太）瞧，都是你，差一點把人家搞摔了！

陶 好了，好了，別怨聲怨氣的作可憐樣啦，好妹妹，（拉她坐在沙發上）你就這兒坐着談吧。

刁 說正經的，我們不開玩笑了，鄭少爺託我們的事，你可願意嗎？

錢 （含羞不語）。

陶 別害羞，好妹妹，你我都是同命人，現在（指着刁）他已經是你的姐夫了，

來好了！

錢 沒有！

陶 說吧，說吧……

刁 怎麼會沒有呢，我不信，我知道了，你若是担心丁小姐會聽住鄭少爺的話，這我到可以担保不會的。

陶 對了，鄭大少爺和丁小姐已經感情破裂了，他們鬧翻了，這我包你不會吃她甚麼虧。

錢 好姐姐，我，我……

陶 你，你答應好了，嫁給鄭少爺是棒幸福事呀！

你再聽我說吧，鄭少爺正是年富力強，將來的好運一亨通，你嫁了他就算是他的結髮夫人，不是比空守着你們錢家的二少爺好嗎。

陶 對呀，再說錢家的二少爺是「三點水」人物，這一下子，中央打垮了仗，做三點水的下落不明了，你要空守一輩子還有甚麼用。你既然說過當初他沒有良心，他騙了你，現在你改了嫁，並不是你負他。

錢 我，我……

陶 你，你又不是不好意思啦，聽我的話吧，答應了好啦，（再逼近地）你答應是不是，是不是？

錢 （點點頭，扭扭捏捏地作默認狀）。

刁 她答應了，她答應了。

陶 這才算我的好妹妹了！（向俊傑）那麼你去請鄭少爺出來吧，這事就算我作主了，我們再替他們兩個在一道兒成全成全。

刁 （他跑進寢室）啓放，啓放，談妥了，談妥了，你出來謝媒啦！

放 （在室內）別開玩笑，別開玩笑！

刁 出去，出去，不成問題，我不會騙你。

（室內門口昂昂，有人在道「恭喜」，同時傳出桌椅相碰聲和脚步声，似乎有人在推攏說「出去，出去，等你們先談一會，我們隨後都來當面道喜」。）

放 （被後面的人推着，急忙忙地上）好了，好了，別推了，我不是出來了嗎。

（刁俊傑也釘着啓放後面出來。）

陶（拉着錢二少奶）來了好，你們倆可以當面談談了。

刁（拉着啓放）啓放，你們談定了，可別忘了我們這兩個紅線老人囉！

放 你何必開玩笑咧！

刁 瞧瞧你，專到臨頭，你也難爲情啦。

陶 是呀，在錢二少奶面前難爲情一點到格外卻得你是柔情的男子。（對錢二少奶）好妹妹，你的意思我懂得了，你也怕難爲情的話，我替你說了。（又對啓放）那麼現在該你先說話囉！

放 我，我不是跟你們說過了嗎。

刁 對了，你說過錢二少奶若是肯答應你的要求的話，你鄭啓放情願對天發誓，但願此生白頭偕老，就是海枯石爛，決不辜負錢二少奶垂青的美意。

陶 錢二少奶也說啦，只要郎君多情，日後和丁小姐沒有三長兩短，她自願許託終身。

（啓放和錢二少奶，雖然默默無言，任人擺佈，同時又是互相凝眸，眉宇傳情。）

刁 噢，丁小姐的事情，我担保，鄭少爺一言爲定，絕不違背良心。
好了，好了，你們來拉個手，好好談！

（俊傑將啓放推到錢二少奶跟前，啓放只好伸出右手，等待對方的玉腕，陶三太太機警地把錢二少奶的右手送到啓放手上。）

刁（對陶三太太）了，現在該我們兩個退場，讓他們倆人好事成雙了！（刁說完就拉着陶三太太

。

錢 好姐姐，你們別走！

陶 好妹妹，別害臊了，鄭少爺是最體貼人情的美男子，你跟他談談就知道了，哈哈哈哈哈。（隨着俊

傑同進內室）。

放 （默然有傾）你請坐！

錢 嗯！

放 別客氣！

錢 嗯！

放 我們談談！

（這時，內室的賅徒，爭相關問。有的說：「怎麼樣，你的媒人大功告成了嗎？」，啓放在內室答應：「成了，成了，事事如意，功德圓滿」。又有人說：「我們賀喜去，賀喜啦，賀喜啦」。一陣亂聲盈耳，衆人蜂擁而出。鄭啓放和錢二少奶，不免都有些受窘之態。徐志清前導，隨後是大腹賈修經理，瘦長個子的閔經理，短小精悍的曾經理和刁俊傑，陶三太等魚貫出場。）

徐 好呀，好呀，這門親事簡直是落花有意，流水也多情，可算雙全其美了！

衆 （鼓掌相慶）好，好！

閔 這才是男才女貌，一點也不差，哈哈……
那慶啓放兄今晚又要重新作新郎，金屋再藏嬌了！

會 嘿，其美不可言狀，其味不可形容矣！

刁 好了，好了，現在讓我介紹介紹，這位是徐志清先生，道地的「白相人」。這位是福利委託行總經理。這位是插茂汽車行的閻經理。這位是捷登洋行的曾經理。

刁 徐 （指着錢二少奶）這位是？

刁 這位，現在要算是鄭大少爺的新夫人了。

徐 （這時對面東樓的大跳舞廳的舞會已經閉幕，舞客正在熱烈鼓掌，掌聲之後，緊接着就是舞樂之聲。徐志清撩開窗簾，可以遠見東大樓的舞客，雙成對的人影，在對面窗簾上活動。那上半截沒有窗簾的窗櫺，映出微弱而帶着誘惑性的舞場燈光，並且看得見五色繽紛的彩球，彩帶，懸懸在窗沿。人聲，掌聲，舞樂聲，此起彼落，甚是鬧熱。）

徐 報告諸位，現在跳舞已經開始了，我提議今晚來個通宵快舞，為他們一對天生的佳偶慶祝，諸位以為如何？

眾 （鼓掌）贊成，贊成！

陶 不過我有些意見，我們跳舞盡管跳舞，可是也不要使鄭家新夫人太辛苦了，好讓人家今晚入洞房！

刁 對，對，入洞房，等到夜深人盡時，我們還是放他們一對回房溫柔溫柔吧。（忽然想起一事，走到電鈕地方揷電鈴）啊，我還要喊茶房來交代一句話。

放 你們今晚這麼開玩笑，未免太惡作劇了！

修（擺着大肚子上前來）哈哈，老弟今晚喜事臨門，我們有喜當賀，那兒是惡作劇呢。

會哈哈，食色性也，就是修經理現在都還有三宮四院之樂，何況你們年輕力壯，對及時行樂的事，啓放兄，你未免太不坦白了！

（外面有敲門聲）

刁進來。

（一個彬彬有禮的幹練老茶房入。）

刁今晚另外再給我開一間頭等房間。

茶是。（將要轉身又回來）也算您開的？

刁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算我開的，算我開的！

茶您別見怪，因為我們問清楚了才好在旅客登記簿上替您上簿子。

刁那您就寫我刁專員的名字，是重慶來的。

茶你不知道，上海收復以後，旅館的查號就過細得多了，前幾個月警察來查號，我們一說你是重慶來的，警察馬上就不查了。現在可不同了，他們一來就問得很詳細，我們又告訴他了，我說這位刁專員是重慶派來辦公事的刁專員，你講警察怎麼說？他說客人是重慶派來辦公事的，可是我們現在的隊長也是從重慶派來辦公事的。每次我們總得詳細詳細地告訴他，我說你是長住的客人，絕不是過路的間客，他們才肯走。

給這些警察真是認識相，我們這些最上流的客人還要查，好在刁專員脾氣好，要不然刁專員用大細

大網的法幣，砸都砸死這般警察的。好了，就這麼辦吧，你們再給刁專員開一個好房間留着，去吧。

茶 是是！（下）

刁 好了，現在我們跳舞去。（對啓放）今天晚上我的房間讓你住，我已經另外開了一間房子，下半夜這兒就給你們作洞房了。

徐 走，走，跳舞去吧。

陶 你們先去吧，我跟新夫人還要等一等。

刁 我明白了，新夫人剛才在洗澡間裏給（指陶）老三催出來的，你們看，她這般剛剛出水的美容，淡淡梳裝，也該打扮些胭脂呢。

陶 （拉着錢二少奶）好妹妹，來，跟我到裏邊去裝扮裝扮。（回頭對衆人）你們先去，我們一會就到。（她們下）

（衆人紛紛擁在門口之際，對面東本樓又傳來一陣歌女的詠唱聲，繼有轟動全場的掌聲雷鳴）。怎麼，今晚的舞會特別的熱鬧吧！

（他們剛開了門，迎面走進來三個舞女。領頭的是一個飽經世故的半老徐娘夢娜小姐，第二個是洋化十足，風韻飄然的李妍小姐，最後一個是身材苗條，像依人小鳥的梅芬小姐）

夢 是呀，今晚的舞會特別的熱鬧，諸位老爺們爲甚麼還不早些去光顧。（她一上手就抓住大腹賈總經理的耳朵）啾啾，我們財神爺，左等右等也不來，瞧，你夠多忙囉！

佟 噹噹噹，夢娜，你來的好，我們這兒鄭少爺重納新歡的好辰光，我們正是整批結隊要到舞場來的呀。（順手把夢娜拉近身旁）

會 （矮個子從別人身後擠上來，直奔梅芬面前）我的好小梅芬啦，嘻嘻……（梅芬順勢依貼在會經理胸前）

李 （雙手叉腰，用一對令人消魂的眼睛盯着閔經理）噫啊，閔經理眼高不認人了，今天晚上怎麼不過舞場去呀！

閔 噫噹噹，你這小嘴不饒人，我們正要上舞場來給你們紅舞星捧場的，可巧你們就來了。

夢 今晚我們既然找上門來了，總有一點小事體，各位專員，經理，閔老，名少，能夠賞個臉的話，那就請留步一會兒。

刁 歡迎，歡迎，那麼請裏邊坐吧！

（衆人又退回室內，各舞女亦隨後進來）

夢 （對梅芬）梅芬妹妹，你還沒有開口呢，你對各位說了，說我們爲甚麼來的。

（梅芬把隨身的玻璃皮包放在桌上，預備打開之際，徐志清特加注視）

徐 噫啊，拿玻璃皮包出來談下文啦，你們用的是玻璃皮包，登的是玻璃皮鞋，穿的是玻璃絲襪；帶的有玻璃錶帶，還有梳頭用玻璃梳子，嗽口用玻璃牙刷，洗臉用玻璃皂盒，美容用玻璃粉盒，再加上上下雨天外罩的玻璃雨衣，噹，這個玻璃世界，真是透明精亮，洋洋大觀，可別嚇壞了我們這幾個肉眼瞧不透法門的男人啦！

（梅芬被徐志濤一套話先發制人，蜜態立現）

夢（以老練的手腕出現，一句一句慢慢地道來。）徐先生，請原諒我們這些當舞女的淺見不識相，剛才您這話可把我的小妹妹嚇都嚇呆了，我們敢說各位大人肉眼瞧不透甚麼嗎？

李我們把話說開了，當舞女的那個不仗各位大人捧。若是我們都遇到徐先生一開口就壓住我們當舞女的說話，我們的舞場不是要關門了嗎？

夢說老實話，現在來麻煩各位，也是爲社會做些公益事，請各位慷慨慷慨，各位都是場面上的體面人，我們的小要求，千萬請多多抬舉囉！

放啊，啊，你們要替社會做點公益事？社會有多大呢？請問！

夢（撒個騷辣手段）得了，得了，鄭少爺，社會還不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高有低，有胖有瘦，有富有窮，有強有弱，有好有壞，有生也有死，在當中間的還有那不老不少，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不富不窮，不強不弱，不生也不死的人們，大家亂七八糟的混在一起，分不開，也纏不清，你說社會多大就多大！（換一口氣）現在我們要做的公益，就是關係生死這一門了。

徐好呀，我們聽這位曾經受過中等教育的上海紅舞星夢娜小姐來現身說法，大家那會不歡迎呢。

夢誇獎，誇獎，我們當舞女的都被人稱作社會的寄生蟲，可是我們這些虫啦，有時候可也被人用得上了。就拿今晚這一場的舞會說吧，今晚的舞會叫做救災跳舞會。（對梅芬）小妹妹，現在你可以告訴各位救災跳舞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梅慈善家說，多跳一次舞，多募一筆錢，可以多救一條命，所以慈善家都勸我們做舞女的開了這麼

一個救災跳舞會，一連要開三晚上。

徐 嘿，你們說的還是錢，你們想募多少錢？

夢 錢嗎？我們當舞女的總是有代價才換得到錢，只要各位舞客多一個人買了入場券，我們就多陪一個人跳舞，反正這錢能跳得出來，上海灘的難民才能多活幾條命。

刁 噢，原來你們說的救災就是救難民啦！

徐 請問，這些難民遇的甚麼災？

夢 聽說有兵災，水災，荒災，還有叫做「政黨災」。〔拿出一張報紙出來〕哪，這張報紙上還登着外國新聞記者說「中國的上海跳舞，農村饑荒」，這事給外國人一上了報，所以我們中國就有了慈善家了。可是說句實在話，舞女救難民，這是可憐人救可憐人。但是這些難民都是能做活，能勞動的老百姓，爲甚麼還要流落在街頭巷尾，餐霜飲露，嗷嗷待哺呢？我們一想到這一點，也就忘記了我們自己的可憐，只好老羞面孔，討各位多買幾本入場券請請客，只要使難民得救，我們的良心能安，各位一定也是肯幫忙的。〔對梅芬〕小妹妹，你給刁專員送過去五百萬元的入場券。〔梅芬照辦〕刁作無可奈何狀〕給三位經理一位送過去三百萬元的入場券。〔梅芬照辦〕三經理亦無可奈何〕給鄭少爺送過去一百萬元的入場券。〔梅照辦〕鄭無可奈何〕好了，最後一位徐先生我們不打擾了，不過以後我們姐妹們的事，多請徐先生抬抬手囉！

徐 夢娜……

夢 各位先生，原諒原諒，錢我們改天再來收，〔帶李妍和梅芬向門口去〕今晚一定請來跳舞呀！〔

三個舞女同下)

衆 唉，救災跳舞，這是那一套的玩藝兒！

陶三太太牽着錢二少奶着參加舞會的盛裝上。

陶 好了。好了，我們去跳舞吧，去吧，去吧。

(衆人面面相覷，更現無可奈何，彼此「啊」「啊」地出了一個聲)

陶 (放開又高又尖的嗓子)，噯，你們到底去不去呀！

才 (望着衆人，又把窗戶關好。) 好，去就去吧！

(衆人又無可奈何地隨陶三太太和錢二少奶下)

——幕——

第二幕

第二場

時：距第一場的時間相隔幾個鐘頭，是下半夜的光景。

地：同前。

景：大緻同前，室內的電燈已經熄過幾盞，只留下一個伴夜的小電燈，光線微弱，帶着傍晚的殘霞似的顏色。對着舞場的那個窗戶。仍然關着。但是音樂還是或抑或揚地時時傳進來。

（開幕時，空屋岑寂，俄傾，老茶房推門扶着狂飲至醉的鄭啓放進來。錢二少奶隨在後面，現着精疲力竭的樣子，也極力的撐託着啓放的肘臂。啓放是渾身傾軟下來，兩隻腳早已不能着地，全靠左右兩人，半拖半抱地扶到房裏。他的臉色已經蒼白了，眼矇在向上倒，神志更是迷糊不清，完全像死過去的人一樣。）

錢：（對老茶房。）好了，先扶到大沙發上躺躺吧。
茶：是。

（他們扶着啓放到大沙發前，然後替他輕輕送下，順伸着啓放的腿部，安放在沙發上，使他平貼地睡着。）

茶 (對錢。)您沒有什麼事了嗎？

錢 沒有。

茶 讓鄭少爺安靜地睡半夜就好了，您不要着急。

錢 好，謝謝你，沒有事了。

茶 是。(轉身而去。)

錢 啊，等一等。

茶 是。

錢 今晚上查房間的警察查過了嗎？

茶 查過了。

錢 好，沒有事，你下去吧。

茶 是。(下。)

(老茶房去後，錢二少仍伴着這個新結識的醉漢子，夜半無人，守在椅邊，望着他的雪白的面孔，聽着他在急喘喘的從口裏呼氣，不禁毛骨聳然，驚悸不知所措。她去爲他倒了一杯開水，但是倒好之後，又不敢送到他的嘴上。她想把他扶起，但是又覺得自己已經手軟無力。她有一種憐貼之情，同時又覺得無以自慰，只在沙發周圍兜繞尋思。最後才鼓起一陣勇氣，坐到啓放身旁，輕輕地推着他。)

錢 大少爺，大少爺！

放 (沒有反應。)

錢 (更用力推他。) 你，你，醒一醒，醒一醒呀！

放 (白眼珠向上一翻，又靜止不動了。)

錢 (扶着他的上身，用力地搖動。) 大少爺，大少爺，你再看看我！

放 (迷迷糊糊地睜開了眼，接着就打嘔欲吐，但又極力抑壓下去。)

錢 你醒醒！

放 (已經抑制不住，咕嚕咕嚕地亂吐一陣。)

錢 (慌張地。) 哎喲，您吐了！

放 (仍然咕嚕咕嚕地越吐越厲害。)

錢 (急忙立起，滿臉張字一會兒，心急如焚，只好喊人。) 茶房！茶房！

錢 (半聲沒有人答應。)

錢 (再喊。) 茶房，茶房，

(仍是沒有答應。忽然那洗澡間的門口露出一個人頭來，他帶着鴨舌帽子，前面的鴨舌板拉得很低，擋住了上半截的額部，臉上繃着一塊白手帕，把嘴和鼻的部份都遮住。)

人 (驚地進來。) 別喊，這兒有人！

錢 (轉過來看見怪人，受了一驚。) 誰，你是……

人 不要問，我不是強盜，我是一個人。

錢 那麼你來找誰？

人 我？誰都可以找，誰也不用找。

錢 那你一定……

人 一定是土匪，若不是小偷，是嗎？不是的，我告訴過你不是的，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也可說我是你們忠實的朋友。

錢 朋友？

人 朋友不許作我這樣的打扮是不是，不要緊的，今晚上我姑且這樣打扮，等到有一天你們這兒的人都能夠回想到今晚上我這個蒙面的朋友時候，那天我就不用再蒙面了。

錢 那麼你請坐！

人 我不坐，我馬上就要走了，你也不用怕。

錢 那你一定是有事辦的，爲什麼馬上要走！

人 因爲馬上我的事就可以辦完，所以我馬上就可以走。

錢 請教你，甚麼事？

人 我替你們這些人送來一件忠實的警告。

錢 忠實的警告？

人 你別問，（從身上掏出一封信給她。）你們看過之後就會明白了。

（錢二步奶正要拆開信。）

人 不許拆開！

錢 你不是說我們看過後就會明白嗎？

人 我要你們等我走了以後再看。

錢 啊！

人 現在我就走。（他先定到沙發背後，看齊啓放，錢二少媽擔心地蹣足相隨，他不禁嘆息一聲，轉

身循原路而去，臨去時又將門「蓬」地一聲關上，還聽得見隱約是他在洗澡間裏倒鎖房門的鑰匙

起落聲。）

錢 （呆望了一會兒，放鬆一口氣。）這是怎回麼事？（他打開信封，顫顫抖抖地看那信。）

（外面敲門聲響，她又怔住。）

錢 誰，進來。

（茶房進來。）

茶 剛才好像您這兒喊過人的嗎？

錢 （強自鎮抑地。）啊，喊過人的，喊過你。

茶 您好像很害怕似地，你別怕，夜深了，人自然也靜了，其實你多打開幾盞電燈，屋裏放光亮些，

也就甚麼都不怕了。你有事嗎，請你打發我去辦好了。

錢 那麼你先把電燈都打開。

（老茶房去扭開所有的電燈，順手把窗戶也打開，室內即刻大放光明。對面舞影婆娑，姿態百出

茶 其實，住旅館的遇到這種事是常有的，現在電燈也亮了，那邊的樓上跳舞還熱鬧呢，你不必怕了。
。你若還是要甚麼的話，我再給你辦法。

錢 燈亮了，我好像放心一點了。

茶 是呀，再說上海這地方無奇不有，臨時的事情，若你是都放在心頭，那可說到處都可怕。有時候你胆子太小，簡直看見甚麼都害怕，有時候你當時會覺得好像一間屋子，連門縫牆角都有人，那就怕得太過分了。

錢 怎麼，你知道了嗎？

茶 我？知道甚麼？

錢 你知道剛才這屋裏的事？

茶 （笑一笑。）不瞞你說，剛才我們扶着鄭少爺進來的時候早就算到了。

錢 那麼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茶 我不是跟你說過的嗎，在上海這是常見的事，夜深更靜，一個女客陪着一個酩酊大醉的男人在大旅館裏過夜，過得好，一覺到天亮呼呼地就睡過去了，過得不好還是吐了滿地連酸湯帶苦汁全都翻出來，鬧得死去活來，我們看得多了，實在是常見的事。再說我看你跳過舞，人也乏了，精神也恍惚了，所以勸你定定神不要怕。

錢 啊，你說的是這樁事！

茶 是的，我是老茶房了，還有不知道的嗎。

錢 我問你，東樓的舞場快打烊了嗎？

茶 也快了，天快要亮了。

錢 那你下去吧，這兒沒事了。

茶 是。（下。）

（鷓鴣鳴喚，對面舞場的人影漸稀，舞樂的聲音也不太激揚了。）

（刁俊傑和陶三太太酣舞歸來，嘻嘻哈哈搭肩交臂，推門進來。）

刁 哎喲，好累，好累！

陶 今晚上的舞客太多了，擠啊擠得轉都轉不開。

錢 （好像一個囚犯見到親人似的。）啊，你們回來了！

刁 怎麼樣，啓初醒了嗎？

錢 沒有，剛才還吐了兩次。

陶 還是讓他靜睡一下吧。

（他們又把啓初放平下來，錢二少奶從內室裏拿出一條毯子爲他蓋去。）

陶 今晚上真有趣，可惜你走得早，沒有聽到下半場的笑話，

刁 你猜怎麼樣，我們這三位寶貝的經理，每次電燈一換，音樂一響就搶不到舞女，眼巴巴地瞪着眼睛看見自己要挑的舞女，給少壯派的舞客摟在懷裏舞，乾聽着音樂，心又急，腳又癢，可把他們

三個氣壞了！

陶 我們這一伙，可算徐先生最鎮得住了，他不管別人玩得烘烘熱也好，坐冷板凳也好，他總是袖手旁觀，若無其事。

刁 不過下半夜舞客少了，三位寶貝經理，才算找到了好機會，發個狠勁索性請了十幾個舞女陪他們坐抬子開香檳。

陶 這也不錯，十幾個舞女陪三個舞客坐抬子，當然開心了。

刁 可是那個舞女也不肯放鬆這三個狂大頭，她們不斷地開香檳啦，爭恩寵啦，弄得三位經理瘋瘋癲癲地，也醉了五六成了。

錢 他們也醉了？我還以為你們都回來了，人多些，好研究研究一件奇怪的事呢！

陶 怎麼，你跟鄭少爺頭一夜就鬧整拚了？

錢 不！

刁 不是又有甚麼奇怪，等一回我們讓出去，他的酒也快醒了，你們正好在夜半無人私語時，商量商量終身大計不更好嗎。

錢 刁專員你還在開玩笑啦，（拿出怪人送來的信給他看，）你看看，這封信是開玩笑的嗎。甚麼信，我看看。

錢 這是剛才有一個怪人送來的，他從洗澡間溜出來，把我嚇死了。

陶 （嚇了一驚。）後來這個人呢？

錢 又從洗澡間出去了。

刁 那一定是洗澡間的窗戶沒有關，他從防火梯爬進來的，我打開門看看。

錢 打不開，好像他倒鎖了。

刁 刁俊傑從身上取出一把鑰匙開門，推開後，三個人退後幾步，當心地探頭向內望。）

刁 走了。是的窗戶還是開着的，一定是從窗戶爬出去了。

陶 我們先看看信吧！

刁 刁和陶集中注意力拿着信再看，有時輕聲地念着，臉上時作驚奇表情。）

刁 奇怪了，他說他是我們忠實的朋友，他勸我們拋棄金迷紙醉的生活，他又說慘淡的勝利快半年了人民的生活更痛苦萬倍！

陶 這干我們甚麼事，我們跟人民有甚麼關係。

刁 唉，不說了，不說了，事情恐怕不好了。（按電鈴。）我們還是請徐先生和三位經理來商量吧。

（老茶房進來。）

茶 你這兒喊嗎？

刁 你到舞場去請徐生先和三位經理就到這兒來。

茶 是

（躺在沙發上的鄭啓放轉一轉，伸伸腰，口裏輕輕地「哼」了幾聲。）

錢 他好像醒了！

陶 醒了嗎？

刁 醒了就把他扶起來坐坐。

刁 （他門把啓放扶起來坐。）

錢 你醒了嗎？

放 我不是暈過去了？

錢 嗯，你吐過了！

放 你受了驚？

錢 嗯！

陶 你喝喝水定定神吧！

錢 二少奶夫倒開水。）

刁 你坐好，我們這兒出了一點事。

錢 （給鄭水喝。）你先喝水！

放 （他喝着。）你們說，出了什麼事？

刁 你再休息休息，回頭就明白了。

（修、閔、會三個經理推開門，東歪西倒，帶哼帶笑地走進來。）

會 哈哈，這一下子可讓我會經理出了一口氣了，那些少壯派的流氓，跳不到終場，口袋裏法幣快

跳光了，深怕狐狸尾巴會拖出來，一個個都溜走了，還可以剩下幾個車錢，省得深更半夜喝西北風「腿」回去。

佟 嘻嘻，別看輕我胖東瓜，咱們擺一個場面就請了整打整打的舞女坐椅子，看看她們還瞧得起瞧不起我佟經理。

閔 她們也沒有打聽打聽，上海碼頭有幾個像我們這樣的經理肯花錢捧舞女，她們以後再讓我們坐冷板凳就對不起她們。

佟 (看見鄭啓放。) 嗷喲，啓放兄，我們算你已經酒醉在桃花宮了，所以不便來打擾你們新歡之夜。好了，好了，各位大經理別說風涼話了，請看看這封信吧。(以信給佟。)

佟 (念着信。)'各位醉生夢死的朋友們：我首先要告訴你們，我願意以你們的最忠實的朋友的立場，向你們盡幾句忠告，你們知道嗎，現在是甚麼時候？事實是不可諱言的，凡是一個良心沒有麻木的人都知道，現在是我們全國經濟危機已到了最尖銳的時候了：：：'

會 笑話，上海市一天比一天繁榮，僑員的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加了，經濟怎麼有危機！

佟 (續念。) 在這個時候，你們這些貪污份子和奸商，只顧着過你們金迷紙醉，夢死醉生的生活。你們知道現在有多少老百姓不能回家，有多少人的骨肉不能團圓，有多少人的田園不能重耕，有多少家的工廠不能開工？：：：'

陶 老百姓不回家團圓種地，工廠自己不開工，這千我們甚麼事！

佟 (續念。) 但是你們自己以為是抗戰時期的功臣，是勝利以後的驕子，不知道老百姓為抗戰勝利

閱 流過比你們更多的血。於是你們一方面拚命地在享樂，另一方面戰事也不斷地在擴大。……荒唐之至，我們是手無寸鐵的商人，怎辦跟戰事拉到一塊說！

修 (續念。) 我們這國家就是有貪風和迷信暴力政策的存在，所以才有不不斷的爭執，所以全盤的國事在拖，戰事在拖，談判在拖，甚至於掘河挖堤，毀鐵路，爭地盤，燒房舍，拉民供，更烽火漫天，戰禍遍及半個國家的領土，災難臨到二萬萬人民的身上，所以難民的流亡愈慘，你們的滅福愈大，人民的傷亡愈快，你們的財富愈集中了。……

會 有財是靠本領，誰的本領高，就應該誰有財！

修 (還帶着氣憤念。) 不，我願意忠告你們，你們所有的從投機取巧集中到手的財富，都是老百姓的生命和血汗變的。正如迷信暴力所佔據的地盤是全國人民共有的領土一樣。所以我一方面要呼籲武力的黨爭即刻停止，一方面要忠告你們慷慨地把錢拿出來救救嗷嗷待哺的難民，興辦社會的公益好呀，打算懷他人之愷呀。

修 (還帶着氣憤念。) 我希望你們早一天革心洗手，早一天放棄喪心病狂的氣焰，別把國家的事情弄壞了。更不要誘惑求學的青年，陪你們走上毀滅的賄賂。(帶着過急，已經不能再念了。)

刁 下面不要再念了，這一定是有所指而發的，我們這兒除了啓放是求學的青年以外，別人都是在社會上已經經歷很豐富了。

(啓放當修經理讀信的時候，漸漸的由注意而驚奇，而擔憂，受了不斷的刺激，已經完全清醒了

。)

放（立起來。）怎麼，信裏面要說的話，跟我也冇關係？

刁 現在別追究這小事了，還是大家來討論一下這樁事情應當怎麼應付了！

佟（氣憤地。）這封信是怎麼來的？

錢 是啓放大醉的時候有一個怪人爬窗戶進來，留下這封信又去了。

佟 那報警察局去！

衆 對，報警察局去！

放 好事多魔。（以拳擊自己的頭。）今晚上我怎麼這樣倒霉！

（徐志清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夢人猛吃一驚。）

徐 喂喂喂，事情不妙了，事情不妙了！

刁 是呀，事情早已不妙了，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徐 我因為碰到一個從南京剛來的朋友，陪他在舞場裏多坐了一會兒，好向他問問近來大局有甚麼新消息。

刁 他告訴你甚麼新消息沒有？

徐 消息不好，不好！

衆 快說吧，快說吧！

徐 你們知道嗎，南京有一批人要到上海來清查接收了，據說還要限明交出清冊。
唉，唉，真是禍不單行，我們剛剛才接到一封恐嚇信，接着又來這麼一個好消息！

衆 這怎麼辦！

徐 (狡猾而鎮定地。)事已至此，大家也別慌了。你們大家好好在這兒商量一個應付的妙策，讓我再探聽探聽這消息確實不確實，恐嚇信到底是那兒來的。

刁 事情已到緊要關頭，你去了怎麼興？！

徐 (已經在門口。)快，我這一輪最多去半個鐘頭就來。

衆 那你快來，快來！

徐 你們放心，我馬上就來。

(徐志清溜之大吉，衆人已魂不附體。)

——幕——

第三幕

時 距離第二幕的時間又有大半年了。

地 同前。

景

同第一幕，這間屋子，除了舊有的傢具以外，又添了一堂式樣別緻的新沙發和長矮條案，佈置在靠左邊的窗前，渾然一個屋子，勉強容下兩種不一致的器具。靠近沙發的那個牆上，還有一處留下曾經裝過電話的痕跡。殘餘的電線和托電話機所用的木板，仍然留着。一本用過的電話號碼簿，也還掛在那塊木板旁邊。其餘又添了一些時裝婦女或外國電影明星照片，室內這半邊是前後的舊家庭陳設，那半邊是美式的新家庭陳設，另具一種從才盾中帶有齊惕性的刺激。

（兼之這一天的天氣，忽暗忽明，陰晴不定，外面雖密佈着濃厚的烏雲，遠處又有太陽微光。鄭啓放和刁俊傑兩個人，每人佔據一張單沙發，蹙眉沉思，手上都拿着香煙，噴吐煙霧，軀體全室。鄭啓放穿着一身舊棉袍子，腳上穿拖鞋，兩隻腳朝天，靠在沙發的扶手上。刁俊傑雖然還穿着第二幕時當狂舞之夜所着的那套西服，可是經過這大半年的日子，西服舊得只有五成真的樣子，而且折縐重重，以前那筆新的褲線，現在纏成了圓筒子。皮鞋破了，領帶也不硬挺了，襯衫也積上了厚厚地灰垢。他背對鄭啓放，原是不聲不語地交叉着十個手指頭，抱緊膝蓋骨，整個人縮在一團，有時吸吸煙又噴出來。）

刁 （噴完了煙，不起動。）唉，好悶氣，好悶氣！

放 (噴完了煙，也沒有起勁。) 唉，好景不常，就像這個煙一樣，轉個眼睛就消散了！

刁 (無精打彩地。) 他媽的，又遇到這種天氣，不陰不陽的，近看是烏雲密佈，遠處又有微弱的太陽，究竟要括風呢還是耍下雨呢，真叫人難受！

放 嗯，今天我才體會到了，最難風雨故人來，原來就指我們現在的情境了。唉，若是電話不撤去的話，打電話約幾個人來聊聊天也好呀。

刁 可是故人來了又會怎麼樣？如其叫他們看到我們今天這種狼狼的情形，我們還有甚麼興趣同人家聊天呢。不是我氣量窄，我又要說那句老話，千不該萬不該，把徐志清當做萬寶全書，以為他神通廣大，現在事情拖了大半年，他不但來清理清理銀錢手續，而且杳然無蹤，可到那兒找去。

放 算了！這也怪當初你自己豪放慷慨，硬要我拉他指教指教，好了：現在連我都受了他的指教了，你說咱們兩個人應該誰怨誰？

刁 得了，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舊話重提，徒傷感情，你我有甚麼好處，現在最後一條路，只望求求舅父在外面想一些辦法，搭救搭救我們兩個人，其他甚麼怨天尤人的話都別提了！

(遠處火車的汽笛聲和車輪軌道聲傳來。)

放 這事最可憐的就是日本人給上面送了五百箱的原始清冊，若不是有這五百箱的原始清冊，就憑這些清查人員的經驗和胆識，我們可以拖他一輩子，至多落個「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八個大字回去作報告。

刁 我的意思就是希望清查的人員，抬舉抬舉，若是事情有轉圜的餘地，咱們兩人才有東山再起的希

望。

放（在室內踱來踱去。）如果我爸爸還是依樣的冷淡，求他也無濟於事，還是我們另想辦法吧！

刁（立起來。）那麼你說還有甚麼好辦法。

放想啊，想啊，我們可以好好想想！

刁啓放，到了這時候，你未免太遲鈍了，現在我們所有的一切房產器材都被上面派人查封了，銀行的存款也停付了，爲着每天的吃飯抽香煙，就夠我們傷腦筋了，你看我的51型新派克自來水筆，游泳手錶，彈簧打火機煙盒，晴雨衣，還有好幾套最上等的美國西服全都賣光了，除了求人之外，自己還有甚麼好法子想，你所說的還是一篇緩不濟急的廢話！

（外門被人推開，鄭毅民自外歸。）

放爸爸！

刁舅父你回來了。

毅你來啦，坐吧。（向啓放。）媽在家嗎？

放在家。（向內喊。）媽，爸爸回來了。

毅（對刁俊傑。）重慶你們家裏有信來嗎？

刁有信來。

（鄭妻從內出。）

鄭怎麼，啓光不跟你回來。

毅 今天該他值班，下了班才能回來。

鄭 (對刁俊傑。) 現在你的事該有個下文了嗎？

刁 還沒有下文，所以急死人了！

故 表哥正爲這樁事，要跟爸爸談一談。

毅 (對刁俊傑。) 這樁事是法律問題，既然牽涉到法院去了，恐怕原機關都無法轉圜吧。

刁 所以我今天又來麻煩舅舅了，你不能在外面再託幾個朋友嗎？

毅 你想我能有多少辦法，當初連一個親生的兒子和外甥我都勸不回頭，現在社會上利慾誘惑的力量

比家庭裏做父兄的教誨力量還要大，這個時代就是撲朔迷離的時代，又是做父兄的最頭痛的时代

，可是你們就執迷不返地跟上了迷途，現在我還有甚麼好主意。

鄭 (盲目的同情。) 託朋友說說情不興嗎？

毅 說情的希望，恐怕太渺茫了！

鄭 爲甚麼？

毅 社會的輿論都說恐怕說情的人太多，打老虎就成「雞事」，所以一致要認真清查，是非有公論，誰

能逃得過大多數嚴正輿論的制裁呢。俊傑，我早已有言在先勸過你的，現在你不會錯怪我吧！

刁 那麼我只有絕望了！

毅 俊傑，你不能怪我不幫忙啊，你知道的，我有多大的力量，我這樣一個安貧守業的人，平常也不

上權貴之門，這事我替你託過人，可是我的力量實在太 夠，又有甚麼法子。我看重慶那方面

鄭 你們的朋友多，你還是趕快寫信給家裏說明了這樁事，讓他們在重慶想辦法不更好嗎？

刁 對呀，你原來從重慶來的，現在從重慶想辦法，力量一定大。

是的我已經給重慶去過信，可是鞭長莫及，也是緩不濟急！

（外面敲門聲。）

殺 誰？

聲 請問這兒有姓鄭的嗎？

殺 （開了門立在門口。）你找誰？

聲 找鄭啓放先生，我們是鄭啓放先生的朋友，也是刁俊傑先生的朋友，我們來打聽刁俊傑先生是不

是在這兒。

殺 是的，是的，你們三位進來坐吧。（對刁。）俊傑，現在好了，你們的朋友都來了，你可以跟他

們商量商量。

刁 （立現窘狀。）誰，同他們商量？

殺 你們有不便的話，我們就到裏面去。（對其妻。）走吧，我們到裏面去，讓他們好方便些。（殺

民和其妻同下。）

（三個經理闖進來。）

佟 哎喲，好巧啦，俊傑，你也在這兒，難得，難得。

（啓放和俊傑都感窘迫，一時手足無所措。）

會 真是好容易才找到你們啦！

閱 我們這一向吃你們的閉門羹的次數可不算少呀！

放 那裏，那裏，

刁 啊，我的確長久不上這兒來了，今天能遇到你們是湊巧的事！

侈 啊，是湊巧，徐志清負了你們，又負了我們是湊巧的事。

會 他把我們的貨盤運出去，現在杳如黃鶴也是湊巧的事。

閱 事情發生的那晚上，他說半點鐘就回來，可是我們等着他，他，真不復返也是湊巧的事！

刁 諸位言過重了，言過重了，我刁某人今天也窘迫到這種田地，可是當初我沒有缺短諸位承批的器

材，這一點惡良心我是沒有辜負諸位的，誰知道徐志清兩面討好，一鬆手就砸垮了兩頭担子，我們只好說都是遭遇相同了。

放 憑心靜氣而論，也只有遭遇相同四個字可算我們彼此之間的湊巧事，諸位既來了，我們可以從長

計議一番，再想些補救的方法。

刁 是呀，否則我們未免相煎太急了。

放 再說，諸位總是在上海碼頭上有了根底的人，這樁事在諸位不過是一個很小部份的損失，可是在
僂儂方面却是損失盡，還要吃官司，諸位又何忍再說埋怨的話呢。

閱 好了，既然你這廝說，我們的意思也很簡單，就希望你們能把徐志清的去向查出來，我們總有辦法對付他。

刁 我若是查得出來，我的損失多少也可以追回一部份，何至今天還受這個窩呢。
修 （蘇眯眼睛。）哈哈，這麼說你倒錯怪我們不體諒嗎？

會 喂，俊傑呀，我們很體諒你了，我們體諒你入世未深，所以當初處處都遷就你的意思，你開口要甚麼價，我們就給甚麼價，你們要錢貨同時交，我們就錢貨同時交，我們不算不體諒吧！

閔 再說，就拿你跟舞女認銷的五百萬元救災舞券吧，自從你銀行的存款被停付了，我們就一直替你担保到現在，我們總不忍你在外面失面子，這個，你說體諒不體諒？

刁 那麼咱們都是在舞場裏有面子的人，我丟了體面不是你們也沒有光彩嗎。你們既幫了忙，何必再多提呢！

會 我再說一樁事，你要退還你那位接收夫人，我們又替你想辦法，到今天你總算把陶三太太順順當當地又移交出去了，這個，體諒不體諒？

刁 好了，好了，你們不要提了，你們再提我要瘋了！

（外面又是一陣敲門聲。）

放 誰？

聲 我。

放 你找那個？

聲 我不一定找那個，我要進來看看，那個好找我就找那個。
放 （輕聲地。）冤家路窄，這不是丁筱麗的聲音？

聲 開門啦，開門啦！

刁 好了，好了，她既然聽出來了是齊的聲音，還是開了門讓她進來吧！

放 (無可奈何時，只好裝着有勇氣地去開門。) 要進來就進來，門是開了的！

(丁筱麗着一身洋吉普女郎的式裝，一切裝扮入時，更卻妖冶。她猛猛地把門推開，一進來就是雙手叉腰，眼睛狠狠地盯着啓放，啓放也以詫異的目光，呆立對望，他們有好半天才開始說話。)

麗 噢甚麼？你不認得我？

放 當然認得，我認得你已經不是以前的丁筱麗了！

麗 那麼，我也認得你已經不是以前的鄭啓放了！

放 但是，我鄭啓放並不是一味媚外的負心人！

麗 對了，你應當說我媚外，我喜歡和外國人交際，所以這就是你要丟開我的惟一大理由。

放 現在是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當一個洋人的吉普女郎，溝通國際文化，這到是很新鮮的事，誰敢說不對呢。

(在場衆人聽着，都輕聲地抿嘴發笑。)

麗 那麼這成爲你拋棄我的理由，爲甚麼還要欺騙我？

放 哼哼，欺騙你？(背了臉。) 我不說我是被欺騙的男子，已經對你很禮貌了！

麗 (一氣之下也背了臉。) 我是一個女人會欺騙人家甚麼？

眾人又好笑，又覺得左右爲難。

放 你若是真正和洋人採取正常的交際到好，可是事實不然，你一定要見異思遷，越出了範圍以外，這是誰辜負誰呢？

麗 那麼，在一年以前，當一個夜晚，你跟我說「我們今晚要在美麗的夜上海，過一次甜蜜的夜生活」，你就在那夜晚騙了我，不久以後你就接收了一個好錢的女人，這是誰辜負誰呢？

放 （鼓起勇氣，轉回了臉。）那，那是因爲那一個夜晚，我才明白原來我自己才是第一次被人騙去貞操的男子，所以我對你的希望完全破滅了，以後關於我接收另外一個女人的事，一切責任就與我無干了。

麗 （老着面孔也轉回了臉。）那麼，既然你不承認你也有應負的責任，你就不該再用書信往來，又與糾纏以往的舊事？

放 你說誰，我糾纏以往的舊事？

麗 你是誰？

放 你不能信口胡說！

麗 我胡說？我再三再四的要求你忘記了我們的過去，你還要請求我回心轉意，這是我胡說嗎？

放 這些都是毫無根據的話。

麗 毫無根據？那麼我要你把我的照片退還我，我先把你所寫的信退給你，要你也把我所寫的信退給我，爲甚麼你屢次都借詞推託不肯退還？

放 那是我覺得我已經在一個女人身上費過許多的心血做代價，退還就不必要了！

麗 那不興，今天非還不成！

放 我偏不還，看看成不成！

（他們倆人愈逼愈近，幾乎要互拼起來，衆人均上前攔勸。）

刁 算了，啓放，事已至此，你們倆也已經各有前途了，還是把照片和信件還了這位丁，丁……

放 不成，我不能白白地替人家保守照片和信件，我現在不還！

麗 （上前抓住啓放。）你還不還？

刁 （急把他們扯開。）啓放你太火氣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還聽不懂我的意思嗎？

放 （若有所悟，乘風轉舵。）好，現在是看你在你（對刁。）的面上，不然我是不大好說話的！

麗 我既然一個人敢來，就甚麼也敢做，你不還我也不大好說話！

修 好了，彼此都別說了，讓我們勸一勸！

會 喂，啓放，俊傑的意思你就採納了吧！

閔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就別固執了！

放 （從身上掏出鑰匙，打開書桌抽屜，氣憤憤地把她的照片和情書拿出來。）好，我看各位的面

上，拿去！

刁 （趕快替他傳遞給丁筱麗。）得了，別說了；東西既還了，事情就成過去了！

丁 （接過來，又猥猥地望望啓放，然後對刁。）謝謝刁先生。

（她急忙把原物收入皮包，「拍」一聲把皮包關上，又向啓放「哼」了一聲，憤憤地轉身下。）

放 哼？一個母夜叉！

刁 別牢騷了，我勸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若是早聽我的話，也不至於生這麼大的氣。

放 好呀，你這句話勸我三次之多了，（轉用笑臉。）我也不說了。

修 讓我們休息休息吧，大家先靜一靜頭腦，我們再繼續研究怎麼對付徐志清那個壞蛋的事吧。

（於是大家靜了下來，有的吸煙，有的長太息，遠處又傳來了一聲很長的火車汽笛聲，刁俊傑望着窗外烏雲籠罩的天空。）

刁 唉，烏黑的濃雲，籠罩高空，好悶人的天啦！

（門開起，三個舞女悄悄地進來。）

夢 是呀，好悶人的天啦，我們又來替你們解解悶好嗎？

（衆人均立起，爲之愕然。）

刁 （猛然轉身。）怎麼，你們……

夢 你們覺得奇怪嗎？

梅 你們一定要問了，要問我們怎麼會找到這個地方是不是？

李 可是我們果然也找到了你們聚會的所在，打攪了你們的談話了！

曾 （仍以舞客姿態，上前搭訕。）你們來了，歡迎之至，歡迎之至，裏面坐吧！

夢 謝謝你，現在讓我們正正經經地談一談囉！

修 俊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閣下以為如何？

刁 嘻嘻……

閔 也好吧，我們可以談一談，你們有甚麼事？

夢 還不是你們三位原來已經曉得的那回事。

會 啊，原來如此，那也好，刁專員剛好也在坐，你們就同刁專員當面談一談就明白了。

李 刁專員，我們有半年不見了！

刁 嗯，嗯……

夢 半年了，我們那筆五百萬元的救災舞券可是從來也沒有催過刁專員囉！

刁 那，那真對不起得很！

梅 刁專員太客氣了！

刁 那麼你們今天就是為要錢來的？

夢 豈敢，不過這筆賬掛在我們做舞女的名下，舞場的大班天天向我們催，難民救濟會也以爲

是我們做舞女的拖了款，三位經理替刁專員作了長期的信用担保，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回大班的話，更覺得對難民不起。

刁 是的，這筆款我本來應當早付的，祇是我爲了一樁事，銀行裏停付了我的存款，所以開給你們的支票兌不出錢，我實在抱歉得很！

手 可是，我們聽說刁專員遣散陶三太太的那晚上，還給了她三千萬現款，連那些珠玉手飾，起碼也值五六千萬，這事可有吧？

刁 那因為她是近水樓臺，當我出事之後，她就存心據為私有，把我這最後一點的財產也奪光了，實在是意料不到的事。

夢 那麼幾百萬噉噉的羅民挨餓受凍，總是刁專員天天看報都知道的事了。

刁 夢娜，你們說話留情一點好吧，我自從認識了你們姐妹，我對你們的良心可不壞呀，現在的事情你們未免逼人太甚了！

夢 是的，刁專員待我們良心不壞，可是我們待人的良心也沒有壞。

放 這話怎麼說呢？

夢 說起來話長了，我們做舞女的那一個人敢對舞客良心壞。有錢的大人願意捧我們，我們馬上就變成了有錢大人的專用品了。有時候我們應付不過到一點，馬上就說我們舞女故意讓大人坐冷板凳。一言半語不高興，就可以作威作福，帶拉硬包，把我們籠死在臭錢圈裏面，弄得我們一輩子就在有錢的暴發戶的手裏轉，終身也轉不出光明的前途，我們祇好一輩子馴服誰有錢就向誰低頭，那一點能說我們良心！

會 喂，喂，你剛才說有錢的又是臭錢圈啦，又是暴發戶啦，這些話指誰說的，可別隨便牽連囉！

閔 對呀，你們今天跟刁專員要錢，說話不要目中無人啦！

夢 哎喲，對不起，各位經理若是覺得我的話有牽連的話，祇好請海量包涵包涵！

修 (把桌子呼然一拍。)啊，太放肆了。原來你們是有意牽連我們嗎？你們簡直是撒野了，(又亂拍桌子。)給我滾出去，不然我送你們到警察局去！

(鄭啓放的父母那裏面跑出來。)

夢 你們以爲我們做舞女的就是下賤的東西嗎，我告訴你們，不是的。我們同是人類當中有父有母的兒女，我們爲了遭遇的困苦，不得已才做了舞女，但是我們還是有一技之長，還得去遷就人情世故；犧牲色相陪舞客享樂。在上海這五方雜處的地方，我們要懂得各種各樣的跳舞花樣，不管是紳士，官員，陸、海、空軍，以及商、地痞，黨三、賊盜，我們都要裝着笑臉，來者不拒，一樣要陪人跳舞。我們吃這碗飯，自有我們的苦衷，也自有我們的能力，不是甘心墮落，更不是我們人格的喪失，你們以爲我們是狗嗎，可以隨便叫我們滾嗎。你們要太威風了，告訴你們，今天我們已經聽到最確實可靠的消息，你們的威福快享盡了，你們的罪惡滔天，末日也快到了！

殺 甚麼事，甚麼事？
 殺 哎喲，怎麼人越來越多了，有甚麼事大家好好說吧！

(門被人推開，外面又來了一個警察隊長和一個新聞記者，另外還有三四個警察在外面沒有進來。他們在說話時，新聞記者在速記。)

長 你們這兒吵甚麼，不要大聲吵了，有甚麼事馬上就可以請到衙門裏去說了。

夢 甚麼，我們爲拯救難民，犧牲色相陪舞客跳舞，今天爲着難民來向一個拖欠舞券捐款的人要錢，難道也犯法嗎？

長 我說的不是你們。(向刁俊傑和三個經理。)現在請刁俊傑，佟經理，閔經理，會經理四個人跟我們去一趟！

毅 甚麼事，你們有逮捕的理由嗎？

長 啊，這位就是鄭毅民老先生嗎。久仰，我們奉命逮捕的理由是因為刁俊傑利用職權，盜賣敵偽物資和房產。佟，閔，會三個經理是利用奸商的手腕，和刁俊傑勾結買賣非法物資和房產，通同作弊，投資黃金買賣囤積物資擾亂市場。罪大惡極，已經法院偵查屬實，應即依法提起公訴。

刁 這不能怪我們四個人的事！

佟 這些事都是一個姓徐的徐志清包辦的事和我們無關。

長 是的，法院也知道有徐志清這個人，而且他已經頭一個被緝捕到案了。現在法院又從他的口裏招供出來刁俊傑以敵偽的物資和房產分別委託三個經理收受，做非法的買賣，比如佟經理收受低價買進地皮，房產和大批的傢具。(佟不知所措。)閔經理收受修理三千輛的大卡車，通同誑報，以一千輛變價抵付修理費，暗中計二分贓。(閔不知所措。)會經理非法收受大批的工廠機器和鐵條，電器，瓜分公物，通同作弊，這些都是本有實據，人證俱全。(三經理均啞然失色。)嘿，現在這兒有一位新聞記者(向毅介紹)是採訪這個案件最詳細的一位記者，現在我們奉命拘捕你們四個人，這位新聞記者也知道的。(新聞記者邊記邊點頭。)

毅 你們馬上執行逮捕的命令？
是的是的

夢 現在我們請求警察隊長和這位新聞記者一件事……

長 若是你想替他們說情的話，那可不好辦。

夢 不，我們知道法律神聖，是人民的保障，我們要請求在你們逮捕之先，請這位刁惡員和三個經理在他的空頭支票上自己寫明他因為現在無力交付，不是我們故意不來償還，這樣子我們就覺得對難民同胞，問心才能自安。我們以舞女的身份，犧牲色相，甚至犧牲我們的貞操，想從一個窮寒艱苦的舞客手上，委曲求全，籌募一些救災賑款，無非是覺得難民同樣也是人，但是兵災，水禍，天旱，田荒之後，接着又是西伯利亞寒流的接三連四的侵襲，不知道有多少難民在流亡的波濤裏，受了風雪冰霜的摧殘，使他們無辜的挨餓受凍，甚至葬送了生命，所以才不惜我們有限的青春，向有錢的暴發戶，弄弄賣舞，換取一部份的賑款。我們做舞女的是不得已才做了有間階級的賣樂女人，也不是不知國家的艱危和人民的痛苦，更不可以爲在歌舞的狂潮時候，就是天國昇平的好景象。但是我們惟願多犧牲一次的色相，多弄人一次的錢，就能多救一個難民的生命，多喚起人們的正義的憐。那知道他們這些作威作福的貪吏和商，反而輕視我們的人格，居然聲勢喧赫，叫我們滾出去。好了，這事請讓我們就攔一會兒的工夫，讓我們要他親筆寫明了拖欠救災賑款的理由，（向新聞記者。）我們更希望這位記者，以主持公道的立場，把這種事實真相，發表在報紙上，讓社會人士知道我們爲賑救難民遭受了多大的侮辱，但是我們並不敢居功，但願這一種的事實，可以使舞場的大班，同行的姊妹和社會人士知道我們當舞女的是廉潔清白，絕沒有拖欠賑款，辜負難民，那麼我們這些在慈善家眼裏當作搖錢樹的舞娘們，也算對社會盡了我們一

部份的義務！

新 好，我相信我們中間界一定同情你們的苦衷，絕對作你們的後盾，喚起社會同情你們捨身救難，偉大犧牲的人格！

李 （對梅芬。）小妹妹，你把空頭支票送到他們面前要他們自己寫出對不起難民的理由。

（梅芬有些胆怯的樣子。）

夢 去吧，放胆走過去，你年輕，你應當跟姐學學我們做舞女的到了萬萬不能忍受的時候，要怎麼樣的好開胆子，珍愛我們自己的人格。將來姐老了，那一天這兩隻腿實在在舞場上拖不動了，撐不起場面了，吃不動這碗飯的時候，你們要記住，學學姐對過你們作舞女也要珍重人格這句話，不能隨便聽憑人家的侮辱。去吧，拿過去，不要怕！

（梅芬鼓起勇氣，從皮包裏取出空支票，分別送給四個人寫註。）

（對隊長。）現在我有一點問題，可以問問他們嗎？

長 歡迎，歡迎！

夢 好了，我們走了，謝謝隊長，謝謝記者先生！

（梅芬收回空頭支票，三個舞女下。）

新 （對刁俊傑。）請問這位刁先生幾時從重慶來的？

刁 嗯，兄弟從重慶來上海，差不多有一年了！

新 請問重慶客在重慶的時候，和到了上海以後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有不同！

刁：這：難免有些不同了！

新：啊，刁先生所謂的有些不同，是不是說重慶客住在上海就必須給收復區的人民留下一種煥然更新
的印象，或許說必須讓敵僞份子知道知道從重慶來的人，都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國民，或者是初官
吏？

刁：這，我們確是應當努力這麼做，不過事實往往不能這麼做，確是兄弟的遺憾！
新：遺憾，遺憾之至！八年來新聞紙類報道這一類的新聞每天都佔去了不少寶貴的篇幅，更是遺憾
之至。但願有朝一日，雨過天青，我們就可以多報道一些國家前途有光明的新聞，兄弟就與有榮
幸焉！（向隊長。）對不起，多就誤了你們的公事，現在我要問的話已經完了。

長：（招呼立正門口的警察。）來，帶下去！

（三個警察一擁而入。刁俊傑和三個經理垂頭喪氣，束手就擒。）

長：（對鄭毅民。）還有你這位大公子，（指啓放。）本來也是和他們長在一起的，不過經法院偵查
的結果，他：過以私人的關係和刁俊傑過往，幸而他沒有一委正式的官職，祇是一時貪圖享樂，
分：清是非和黑白，所以中了他們的斷地誘惑，在他們之間，略：津貼，六辦文牘，法院查明他
是在求學時代的青年，：忍使他同受冷情的法律的制裁，同時也查明你老先生是清高狷介的公務
員，從抗戰開始一直到現在，從事地下工作：幫助政府團結勞工同志，破獲漢：案件，安定江南
一帶的交通秩序，不忍忽視你老先生在戰時，戰後的功績，暫且對求學時代的大公子不予拘押，
交由你做家長的嚴加教管，如果以後案情上需要他到場問訊的時候，務必隨傳隨到。

（啓放面無人色。其母由驚轉安。火車汽笛聲長鳴。）

殺 啊，啊，我感謝賢明的法院，一定嚴加管教，必要時讓他隨傳隨到！（痛苦地。）我實在慚愧無

地自容，這是教子無方，辜負了國家後代的主人！

新 老先生不必難過，這是社會風氣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沒有成長的求學青年，也不免要受惡劣勢力的利慾的燻染。現在我們要補救這一個缺憾也不難，祇要我們大家都尊重公平而進步的輿論，切切實實，不說漂亮話，多做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情，自然就會改善社會的病態。

殺 （懇摯地。）謝謝記者先生，你的話開我茅塞，實在太有用了！

長 那麼帶走吧！

警 （四警士。）是，

（正當他們就擒時，鄭啓光從外面氣喘喘地跑上來。）

光 （邊跑邊喊。）爸爸，爸爸。南翔火車站附近的路釘又被人拔了，鐵道又被人掘了，火車通不過，差些出了危險，現在開回上海，急迫就要派人搶修去！（他一口氣說完，鎮定一下，才發現室內人羣擠擠。）

殺 那麼我們一道兒去！

光 不用，我已經叫弟兄們準備傢具，我就帶他們去！（環顧左右。）怎麼回事？（向警長。）各位是來逮人的嗎？

是的，他們四個人貪賊枉法，投機取巧，抬高物價，擾亂金融我們奉命來逮捕。那位鄭啓放受人

最惡，留下請鄭老先生嚴加教管，隨傳隨到。（向警士們。）走！

（警士們押着四個人出去，記者也隨後而退。外面有一個女人從人縫裏衝進來。）

錢（錢二少好。）鄭啓放，你……

光（急上前阻。）你不是姓錢的嗎？你來幹嗎？

錢是的，我來找啓放講理！

光我們好像很面熟的人啦，你認得我嗎？

錢你？

光（把掛在牆上的鴨舌帽子一頂取下來，先帶在頭上，又將鴨舌板拉下來，遮住眉毛，又從身上掏出自手帕一條，把嘴包上。）這樣你就認得我了吧？

錢（退後。）你就是……

光不要怕，現在我還是站在朋友的立場上勸你，你來晚了，他們四個人犯了法都被捕了，啓放是我的哥哥，現在他已經被法院注意了，你從此以後還是另走別路，將來再找一個不犯法的人嫁了吧！

錢（掩面而泣。）啊，我倒霉呀，我倒霉呀！（轉身急奔而下。）

放（亦掩面而泣。）啊，我痛苦極了，我慚愧！（對其父母。）我不孝，我對不起你兩位老人家！

錢好了，你不要難過，以後祇要你接受爸爸的教訓，繼續求學就好了！

錢難過是沒有用的，一個青年人應該努力的事情太多了，你們將來對國家的責任也太重了。現在騰

利才有一年多的光景，在這一年多當中，全國的戰事在擴大，災荒更普遍，建設受破壞，工廠在停業，經濟的危機更險惡，老百姓的生活更痛苦，社會風氣更頹廢，人心實在慌亂到極點了！而且人人都會說幾句似乎很會反省，很肯補過的漂亮話，但是那個人又能心口如一，言行不背呢？所以誰都可一偏執一面的理由，乃至道德，正義，是非，曲直，更不受大家的重視了。你想想，我們僅僅用眼睜睜來代替覺悟，夠得上挽回多難的國運嗎？如果你真正是覺悟的話，從今以後祇有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判別事物，珍愛獨立的人格。才能創造你自己將來的生命，和國家民族億萬年代光榮的歷史！（對其妻。）好了，你扶他進去，讓他鎮定一會兒我再和他談談！

（鄭婆扶長子啓放下。）

（外面一羣鐵路工人，各人或舉着鐵錘，鐵鎚，或橫着枕木，鐵軌，擁塞門口。）

衆 我們集合好了！

出發了，出發了！

我們搶修鐵路去！

光 爸爸，我走了！

衆 好，快去，希望你搶修成功回來。國家的元氣已經斷傷到這個地步，最吃虧的還是老百姓！我們祇有一面剷除貪污，一面放棄暴動，大家用溫和的手段，來完成建國的理想。不然，我們還有甚麼更好的方法，能建立和平，統一，民主的國家？！

張工頭和劉工頭都從人羣裏擠上前來，立在門口。（

張 小鄭先生，我們集中好了，車頭已經升火待發了！
劉 弟兄們請小鄭先生領隊出發！

光 是的，我來了！

（鄭啓光舉手一揮，急奔而下。）

（門外工人歡呼，鐵鍬，鐵鏈，鐵軌互碰之聲叮噠作響，火車汽笛又在長鳴，其聲由遠而近，火車碾過路軌的軋軋之聲，亦愈見清晰。）

衆 走了，走了。

救護車來了：上車了，上車了！

（陽光漸漸放明，火車汽笛聲更清晰了，人聲和鐵器互碰聲，交織成悅耳的音樂，啓光帶着鐵路工人下，鄭毅民站在門口頻頻向大家揮手！）

——幕——

（全劇終。）

4550

